唐語林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起高祖至代宗

(案：以下《補遺》四卷，並采自《永樂大典》，原分門目，已不可考見，今略以時代為次，無時代者編附於後)

高祖既受隋禪，坐太極前殿，會朝之次，忽報南山急，賊不測。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：「急擊之，必退散，無能為也。」遣百騎禦之。俄頃報賊南遁，上召盎曰：「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？」盎曰：「奏報之時，臣望氣，雲形似樹。辰在金，金能克木，擊之必勝。」上喜，面賜金帶。

武德末年，突厥至渭橋，控弦四十萬。太宗初親庶政，驛召李衛公問策。時發諸州府軍未至，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。突厥精騎騰突挑戰，日數十合。帝怒，欲擊之。靖請傾府庫，邀其歸路，帝從其言，突厥兵遂退。於是據險邀之，遂棄老弱而遁。獲馬數百匹，金帛一無遺焉。

李密掛《漢書》牛角，行且讀。

隋大業中，李衛公上書，高祖終不為人臣，請速去之。後高祖入京師，靖與滑儀、衛文升等俱見收。衛、滑既死，太宗慮囚，見靖，引與語，因請於高祖免之。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，清巴、漢，擒蕭銑，蕩一揚、越，師不留行，皆靖之力也。

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，結為兄弟。密既亡，雄信降世充，勣來歸國。雄信壯勇過人。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。元吉恃膂力，每行圍。世充召雄信告之，酌以金碗，雄信盡飲，馳馬而出，槍不及海陵者一尺。勣惶遽，連呼曰：「阿兄！此是勣主。」雄信乃攬轡而止，顧笑曰：「胡不緣爾，且竟死！」世充既平，雄信將就戮，英公請之不得，泣而退。雄信曰：「我固知汝不了。」勣曰：「平生誓共灰土，豈敢相忘？但將身許國，義不兩合，雖不死之，且顧兄妻子如何？」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，曰：「示不虧前誓。

」雄信食之不疑。

高宗立武后。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、英公勣，將以死爭。趙公請先入，褚曰：「太尉，國之元舅，脫事不如意，使上有惡舅之名，不可。」英公勣請先入，褚曰：「司空，國之元勛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逐良臣之名，不可。遂良出自草茅，無汗馬之功，蒙先帝殊遇，以有今日。自當不諱之時，躬奉遺詔，若不效其愚衷，何以下見先帝？」揖二公而入。帝深納其言，事遂中寢。

中宗正位後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，慷慨有節義，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。事發，同皎見害，憬逃於比幹廟中刎死。臨死謂曰：「比幹，紂之忠臣也；儻神道有知，明我以忠見殺。」

虬須客，姓張氏，赤髮而虬須。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，將歸太原。行次靈橋驛，既設床，爐中煮肉，張氏以發長垂地，立梳床前，靖方刷馬，忽虬須客乘驢而來，投革囊於爐前，取枕欹臥，看張氏梳頭。靖怒，未決。張氏熟視其面，一手映身搖示靖，令勿怒。急急梳頭畢，斂衽前問其姓氏。臥客曰：「姓張。」張氏對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。問第幾，曰：「第三。」亦問第幾，曰：「最長。」遂喜曰：「今日幸逢一妹。」張氏遙呼曰：「李郎，且來拜三兄！」靖驟拜之，遂環坐。客曰：「煮者何肉？」曰：「羊肉，計已熟矣。」客曰：「饑。」靖出市胡餅，客抽腰間匕首切肉，共食之竟，以余肉亂切飼驢。客曰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將避地太原。」客曰：「有酒乎？」曰：「主人西，則酒肆也。」靖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「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食乎？」靖曰：「不敢。」遂開革囊，取出一人頭，並心肝；卻以頭貯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。曰：「此天下負心者也。銜之二十年，今始獲之，吾憾釋矣！」又曰：「觀李郎儀形器宇，真丈夫也！亦聞太原有異人乎？」曰：「嘗識一人，余謂之真人也，其餘將相而已。」曰：「其人何姓？」曰：「某之同姓。」「年歲？」曰：「僅二十。」曰：『今何為？」曰：「州將之子也。」曰：「李郎能致吾一見乎？」曰：「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，因文靜見之可也。然兄欲何為？」曰：「望氣者云：『太原有奇氣。』使吾訪之。李郎何日到太原？」曰：「靖計之，某日當達。」曰：「達之明日方曙，候我於汾陽橋。」言訖，乘驢而去。其行如飛，回顧已失矣。公與張氏且驚且懼。久之，曰：「烈士不欺人，固無畏也。」促鞭而行。及期，入太原，候之，相見大喜。偕詣劉氏，詐謂文靜曰：「有善相者思見郎君，請迎之。」文靜素奇其人，方議匡輔，一旦聞客有知人者，其心可知，遽致酒延之。使回而到，不衫不履，裼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。虬須默然，於坐末見之，心死。飲數杯而起，招靖曰：「真天子也！吾見之，

十得八九矣。然須道兄見之。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。某日午時，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，有此驢及瘦騾，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。」又別而去之。靖與張氏及期訪焉，宛見二乘，攬衣登樓，而虯須與道士方對飲。見靖驚喜，召對環飲十數巡，曰：「樓下匱中有錢十萬，可擇一深隱處，駐一妹，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下。」靖如期至，則道士與虯須已先到矣。仍俱詣文靜。時方奕棋，揖起而話心焉。文靜飛書迎文皇，看道士對奕，虯須與靖旁立焉。俄而文皇到來，精彩驚人。揖而坐。神氣清朗，滿坐風生，顧盼偉如也。道士一見，慘然，失棋子，曰：「此局輸矣！輸矣！於此失卻局，奇哉！救無路矣！復奚言！」奕罷請去。既出，謂虯須曰：「此世界非子世界，他方圖之可矣。勉之，勿以為念。」因共入京。虯須曰：「計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。欲令新婦祗謁，兼議從容，無前卻也。」言畢，籲嗟而去。靖策馬而歸。遂與張氏同往。見一小板門，扣之，有應者云：「三郎令候李郎、一娘子久矣。」延入重門，門愈壯麗。奴婢四十餘人，羅列庭前。奴二十人，引靖入東廳；婢二十人，引張氏入西廳。廳之陳設，頗極精異，巾箱、妝奩、冠蓋、首飾之盛，非人間之物。巾櫛既畢，又請更衣，衣甚珍奇。既畢，傳云：「三郎來！」乃虯須也。紗帽褐裘，亦有龍虎之狀。歡然相見，催其妻出拜，蓋真天人也。於是四人對坐，牢饌畢陳，女樂列奏。其飲食妓樂，若自天降，非人間之物。食畢行酒，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床，各以錦繡帕覆之。既呈，盡去其帕，乃文簿鑰匙耳。虯須指謂曰：「此珍寶貨泉之數，吾所有悉以充贈。向者本欲於此世界求事，或當一二十年，建少功業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為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。海內即當太平。李郎以奇特之才，輔清平之主，竭忠盡行，必極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資，蘊不世之藝，從夫之貴，榮極軒裳。非一妹不能識李郎，亦不能存李郎；非李郎不能遇一妹，亦不能榮一妹。起陸之漸，際會如斯，虎嘯風生，龍吟雲起，固當然也。將予之贈，以佐真人，贊功業也。勉之哉！此後十餘年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，是吾得志之秋也，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。」因命家仆列拜，曰：「李郎、一妹，是汝主也。」言畢，與其妻戎裝，從一奴，乘馬而去。數步乃不復見。靖據其宅，遂為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，遂匡大業。貞觀十年，靖以左僕射同平章事。東南蠻奏：有海賊以千艘，帶甲者十萬人，入扶余國，殺其主自立，國已定。靖知虯須之得志也，歸告張氏，具禮相賀，瀝酒東南祝拜之。是知真人之興，非英雄所覬，況非英雄乎？人臣之謬思亂者，乃螗臂扼轍耳。我皇家垂福萬葉，豈虛言哉！或曰：「衛公兵法，半乃虯須所傳。」信哉！

太宗征遼，李衛公病不能從。帝使執政等召之，不果起，帝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明日，駕臨其第，執手與別。衛公曰：「老臣宜從，但犬馬之疾增甚。」帝撫其背曰：「勉之！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，竟能自強，立勛魏室。」公叩頭曰：「老臣請輿病行。」至相州，

疾篤而不能進。上至駐蹕山，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。太宗有懼色，江夏王進曰：「高麗傾國以拒王師，平壤之守必弱，請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則數十萬之眾，可不戰而降。」帝不應。既合戰，為敵所乘，殆將不振。還謂衛公曰：「吾以天子之眾，困於蕞爾之夷，何也？」靖曰：「此道宗所解。」時江夏王在側，帝顧之，道宗具陳前言。帝悵然曰：「當時遽不憶也。」

太宗謂尉遲敬德曰：「人言卿反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臣反是實。臣從陛下討逆伐叛，惟憑威靈，幸而不死，然所存，刃鋒也。今大業已定，而反疑臣。」乃悉解衣投於地，以見所傷之處。帝對之流涕，曰：「卿衣矣！朕以不疑卿，故以相告，何反以為恨？」

太宗謂敬德曰：「朕將嫁女與卿，稱意否？」敬德笑曰：「臣雖鄙陋，亦不失為夫婦之道。臣每聞古人云：『富不易妻，仁也。』竊慕之，願停聖恩。」叩頭固讓，帝嘉之而止。

薛萬徹尚平陽公主。人謂太宗曰：「薛駙馬無才氣。」因此公主羞之，不同席者數月。帝聞之，大笑，置酒召諸婿盡往，獨與薛歡語，屢稱其美。因對握槊，睹所佩刀，帝佯為不勝，解刀以佩之。酒罷，悅甚。薛未及就馬，主遽召同載而還，重之逾於舊日。

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，太宗覽之，未及終，命召之。乃陳世事，莫不施行。

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，曰：「鳳鸞沖霄，必假羽翼；股肱之寄，要在忠力。」又高宗嘗為飛白，賜侍臣戴至德，曰：「泛洪源，俟舟楫」；郝處俊，曰：「飛九霄，假六翮」；李敬玄，曰：「資啟沃，罄丹誠」；崔知悌，曰：「罄忠節，贊皇猷」：其詞皆有比興。

率更歐陽詢，行見古碑，晉索靖所書，駐馬觀之，良久而去。數百步復還，下馬佇立，疲倦則布裘坐觀。因宿其旁，三日而去。

李太史與張文收坐，忽見暴風自南而至。李曰：「南五里當有哭者。」張以為音樂。左右馳馬觀之，則遇送葬者，有鼓吹焉。

褚遂良貴顯，其父亮尚在，乃別開門。敕嘗有所賜遂良，使者由正門而入，亮出曰：「渠自有門。」

太宗宴近臣，戲趙公無忌，令嘲歐陽率更，曰：「聳膊成山字，埋肩不出頭。誰教麟閣上，畫此一獼猴？」詢應聲曰：「索頭連背暖，完襠畏肚寒。只由心混混，所以面團團。」帝斂容曰：「歐陽詢，汝豈不畏皇后聞耶」趙公，後之弟。

侯君集為兵部尚書，以罪流嶺南。於其家得二美人，容色絕代，太宗問其狀，曰：「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。」

侯君集家有金簟二，甚精妙，禦府所無，隱而不獻。後君集獲罪，乃於其家得之。

太宗朝，泥婆羅獻娑羅樹，一名「菩提」。葉似紅藍，實如蒺藜。

太宗病，出英公為疊州都督，謂高宗曰：「李勣才智有餘，屢更大任，恐其不厭服於汝，故有此授。我死後，可親任之。若遲疑顧望，便當殺之。」勣奉詔，不及家而去。

唐貞觀元年，長安客有買妾者。居之數年，嘗忽不知所之。一夜，提人首而告夫曰：「我有父冤，故至此。今報矣！」請歸，涕泣而訣。出門如風。俄頃卻至，斷所生子喉而去。袁利貞為太常博士。高宗將會百官命婦於宣政殿，並設九部樂，利貞諫曰：「臣以前殿正寢，非命婦宴會之地；象闕路寢，非倡優進禦之所。請命婦會於別殿，九部樂從東西而入。散樂一色，伏望停省。若於三殿別所，可備極恩私。」高宗即令移於麟德殿。至會日，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：「卿門傳忠鯁，所獻直言，不加厚賜，何以獎勸？」賜彩百匹，遷祠部員外。

高宗腦癰殆甚，待詔秦鳴鶴奏曰：「須針百會方止。」則天大呼曰：「天子頭上，可是出血處？」上曰：「朕意欲針。」即時眼明，云：「諸苦悉去，殊無妨也。」則天走於簾下，自負銀錦等賞賜，如向未嘗怒也。

高宗將下詔遜位於則天，攝知國政，召宰臣議之。郝處俊對曰：「《禮經》云：『天子理陽道，後理陰德。』然則帝之與後，猶日之與月，陰之與陽，各有所主，不相奪也。若失其序，上則謫見於天，下則禍成於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，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後？況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。正合謹守宗廟，傳之子孫，不可持國與人，有私於後。惟陛下審詳。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：「處俊所引經典，其言至忠，惟聖慮無疑，則蒼生幸甚。」高宗乃止。及天後受命。處俊已歿，孫象

竟被族誅。始，則天以權變多智，高宗將排群議而立之；及得志，威福並作，高宗舉動必為掣肘，高宗不勝其忿。時有道士郭行真，出入宮掖，為則天行厭勝之術，內侍王伏勝奏之。高宗大怒，密詔上官儀廢之。儀因奏：「天後專恣，海內失望，請廢黜以順天心。」高宗即令儀草詔。左右馳告則天，則天遽訴。詔草猶在，高宗恐有怨懟，待之如初，且告之曰：「此並上官儀教我。」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，並賜太子忠死。自此政歸武后，天子拱手而已。

閻立本，總章元年，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。有文學，善寫真。

高宗朝，太原王，范陽盧，滎陽鄭，清河、博陵崔，隴西、趙郡李等七姓，恃有族望，恥與諸姓為婚，乃禁其自婚娶。於是不敢復行婚禮，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。

武后時，投匭者或不陳事，而謾以嘲戲之言，乃置使閱其書奏，然後投之匭。匭之有司，自此始也。

初置匭有四門，其制稍大，難於往來。後遂小其制度，同為一匭，依方色辯之。漢時趙廣漢為潁川太守，設鉏筒，言事者投書其中，匭亦鉏筒之流也。梁武帝詔於謗木、肺石函旁各置一函，橫議者投謗木函，求達者投肺石函，即今之匭也。初，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，有魚保宗者，頗機巧，上書請置匭，以受四方之書，則天悅而從之。徐敬業於廣陵作逆，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，至是為人所發，伏誅。保宗父承暐，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。明皇以「匭」字聲似「鬼」，改「匭使」為「獻納使」。乾元初，復其舊名。

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，則天時名望春宮。則天禦石樓坐朝，文武百執事班於水次。

國有大赦，則命衛尉樹金雞於闕下，武庫令掌其事。金雞為首，建之於高橦之上，宣赦畢，則除之。凡建金雞，則先置鼓於宮城門之左。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，則撾其鼓。案：金雞，魏晉以前無聞焉。或云始自後魏，亦云起自呂光。《隋·百官志》云：「北齊，尚書省有三公曹，赦日建金雞。」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為衛尉所掌。北齊每有赦宥，則於閶闔門前樹金雞柱，下取少土，雲佩之利官，數日間遂成坑，所司亦不禁約。武成帝即位，其後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。先時有謠言：「河南種谷河北生，白楊樹頭金雞鳴。」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：「河南、河北，河間也；金雞，言孝琬為天子，建金雞也。」齊主信之而殺孝琬。則天封嵩嶽，大赦，改元萬歲。登封壇南有大樹，樹杪置金雞，因

名樹為「金雞樹」。

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，武后不應。李邕立階下，大言曰：「璟所陳社稷大事，陛下當聽。」後色解，即可璟奏。邕出，或讓曰：「子位卑，一怍旨，禍不測。」邕曰：「不如是，名亦不傳。」

蘇安恒博學，尤明《周禮》、《左氏》。長安二年，上疏請復子明辟，奏疏不納。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，安恒又申理之。易之大怒，將殺之，賴朱敬則、桓彥範等保護，獲免。後坐節憫太子事，下獄死。睿宗即位，下詔曰：「蘇安恒文學立身，鯁直成操，往年陳疏，忠讜可嘉。屬回邪擅權，奄從非命，興言軫悼，用惻予懷。可贈諫議大夫。」

近代言樂，衛道弼為最，天下莫能以聲欺者。曹紹夔與道弼為樂令，比監郊享，御史有怒於紹夔，欲以樂不和為之罪。雜叩鐘磬，使暗別之，無誤者，由是反嘆服其能。洛陽有僧，房中磬子夜輒自鳴，僧以為怪，懼而成疾，求術士百方禁之，終不能已。曹紹夔素與僧善，適來問疾，僧遽以告。俄頃，輕擊齋鐘，磬復作聲。紹夔笑曰：「明日盛設饌，余當為除之。」僧雖不信其言，冀其或效，乃置饌以待。紹夔食訖，出懷中錯，鑢磬數處，其聲遂絕。僧苦問其所以，紹夔曰：「此磬與鐘律合，故擊彼應此。」僧大喜，其疾便愈。

裴知古，自中宗、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。路逢乘馬，聞其聲，竊曰：「此人即當墜馬。」好事者隨而觀之，行未半坊，馬忽驚墜，殆死。又嘗觀人迎婦，聞婦佩玉聲，曰：「此婦不利姑。」是日有疾，竟亡。其知音，皆此類也。又善攝衛，開元十三年終，且百歲。

曹懷舜，金鄉人。父繼叔，死王事。懷舜授遊擊將軍，歷內外兩官。則天嘗云：「懷舜久歷清資，屈武職。」後轉右玉鈐衛將軍。

則天時，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，意在前行外郎，後除水部員外，頗懷憤惋。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：「有意嫌工部，專心覓考功。誰知腳蹭蹬，幾落省墻東。」

議者戲云：「畿尉有六道：入御史為佛道，入評事為仙道，入京尉為人道，入畿丞為苦海道，入縣令為畜生道，入判司為餓鬼道。」

左史東方虬，每云：「二百年後，乞爾西門豹作對。」

蘇味道詞亞於李嶠，時稱蘇、李。崔融嘗戲蘇曰：「我詞不如公有『銀花合』也。」蘇即答：「猶不及公『金銅釘』。」謂「今同丁令威」也。

劉希夷詩曰：「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」其舅即宋之問也，苦愛此兩句，知其未示人，懇乞此兩句，許而不與。之問怒，以土囊壓殺之。劉禹錫曰：「宋生不得死，天報之矣！」

張文瓘之為大理，獲罪者皆曰：「為張卿所罰，不枉也。」

張柬之等既遷則天於上陽宮，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，告武氏之廟。時，累日陰翳，侍御史崔湜奏曰：「方今國命初復，當正徽號稱唐，順萬姓之心，奈何告武氏廟？廟宜毀之，復唐鴻業，天下幸甚！」中宗深納之。制命既行，陰雲四霽，萬里澄廓，咸謂天人之應。

中宗時，兵部尚書韋嗣立，新入三品。侍郎趙彥昭，假金紫。吏部侍郎崔湜，復舊官。上命燒尾，令於興慶池設食。至時，敕衛尉陳設，尚書省諸司各具彩舟遊勝。飛樓結艦，光奪霞日。上與侍臣親臨焉。既而吏部船為仗所隔，兵部船先至，嗣立奉觴獻壽。上問：「吏部船何在？」崔湜步自北岸呼之，遇戶部雙舸，上結重樓，兼聲樂一部，即呼至岸，以紙書作「吏部」字貼牌上，引至御前。上大悅，以為兵部不逮也。俄有風吹所帖之紙，為嗣立所見，遽奏云：「非吏部船。」上令取牌，探紙見「戶」字，大笑。嗣立請科湜罪，上不許，但罰酒而已。

薛令之，閩之長溪人。神龍二年，趙彥昭下進士及第，後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。時東宮官冷落，之次難進，令之有詩曰：「明月夜團團，照見先生盤。盤中何所有？苜蓿長闌干。飯澀匙難綰，羹稀箸易寬。只可謀朝夕，那能度歲寒？」明皇幸東宮，見之不悅，以為諷上。援筆酬曰：「啄木觜距長，鳳凰毛羽短；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」令之遂謝病歸。及肅宗即位，召之。詔下，而令之已卒。

景龍初，有韓令珪起自細微，好以行第呼朝士。尋坐罪，為姜武略所按，以枷錮之。乃謂：「姜五公名流，何故遽行此？」姜武略應云：「且抵承曹大，無煩喚姜五。」

兵部尚書韋嗣立，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，封嗣立為「逍遙公」，又改其所居「鳳凰

原」為「清虛原」，「鸚鵡谷」為「幽棲谷」。

中宗崩，既除喪，吐蕃來吊。或曰：「若擇宗室最長者，素服受禮於彼，其可乎？」舉朝稱善而從之。

徐彥伯常侍，睿宗朝以相府之舊，拜羽林將軍。徐既文士，不悅武職，及遷，謂賀者曰：「不喜有遷，且喜出軍。」

和元祐為貞化府長史。景龍末，元祐獻詩十首，其詞猥陋，皆寓言嬖幸，而意及兵戍。韋氏命鞫於大理，而將戮之，月餘而韋氏伏誅。其詩言若符讖。景雲初，以元祐為千牛衛長史。

韋鏗初在憲司，邵炅、蕭嵩同升殿。神武皇帝即位，及詔出，炅、嵩俱加朝散，獨鏗不及。炅鼻高，嵩須多，並類鮮卑。鏗嘲之云：「一雙獠子著緋袍，一個須多一鼻高。相對衙前捺且立，自言身品世間毛。」鏗白肥而短，他日忽於承天門風眩踣地，炅詠曰：「飄風忽起團團回，倒地還如腳被錘。莫怪殿上空行事，直為元非五品才。」

郗昂性捷直，源乾曜嘗戲之曰：「謝安云『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』，豈非遠祖否？」郗曰：「猶勝以氏為禿發。若不遇後魏道武，稱曰同源，賜之源氏，豈可列《姓苑》乎？」源遂屈。後與杜黃裳同學於嵩陽，二人同中第。郗以安祿山偽官貶歙縣尉，黃裳入相後，除中書舍人。

源乾曜因奏事稱旨，上悅之，驟拔用，歷戶部侍郎、京兆尹，以至宰相。暇日，上獨與力士語曰：「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上曰：「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，故用之。」力士對曰：「至忠豈不嚐負陛下，何念之深？」上曰：「至忠晚乃謬耳。其初立朝，得不為賢相乎？」上之愛才宥過，聞之者莫不感悅。

魏知古，性方直。景雲末，為侍中。明皇初即位，獵於渭川，時知古從駕，因獻詩以諷。手詔褒美，賜物五十段，後兼知吏部尚書，典選事，深為稱職。所薦用人，咸至大官。

倪若水為汴州刺史，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采捕　　及諸水禽。上疏諫。手詔答曰：「朕先使人取少雜鳥，其使不識朕意，將鳥稍多，卿具奏之，詞誠忠懇，深稱朕意。卿達識周材，義方敬直，故輟綱轄之重，委方面之權。果能閑邪存誠，守節彌固，骨鯁忠烈，

遇事無隱。言念忠讜，深用喜慰。今賜物四十段，用答至言。」

汝南王璡，寧王長子也。姿容妍美，明皇鐘愛，授之音律，能達其旨。每隨遊幸，常戴砑絹帽打曲，上摘紅槿花一朵，置於帽上笪處，二物皆極滑，久之方安。遂奏《舞山香》一曲，而花不墜。樂家云：「定頭項難在不動搖。」上大喜，賜金器一廚，因曰：「花奴(原註：璡小字)資質明媚，肌發光細，非人間人。」寧王謙謝，隨而短斥之。上笑曰：「大哥過慮，阿瞞自是相師(原註：上於諸親，嘗親稱此號)。夫帝王之相，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，不然須有深沉包育之度。若花奴，但英秀過人，悉無此狀，故無猜也。而又舉止淹雅，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！」寧王又笑曰：「若如此，臣乃輸之。」上曰：「若此一條，阿瞞亦輸大哥矣。」寧王又謝。上笑曰：「阿瞞贏處多，大哥亦不用捻挹。」眾皆歡賀。

開元二十七年八月，詔策夫子為文宣王，改修殿宇。封夫子後為文宣公，仍長任本州長史，代不絕。先時廟，夫子在西牖之下；武德初，並祀周公。周公南面，故夫子配坐西方。貞觀中，廢祀周公，而夫子西位不改。至是移就兩楹南面正位，十哲東西侍立。又封顏子為兗公，閔子為費侯，伯牛為鄆侯，仲弓為薛侯，冉有為徐侯，子路為衛侯，宰我為齊侯，子貢為黎侯，子遊為吳侯，子夏為魏侯，曾參以下並為伯。其兩京文宣廟，春秋二仲釋奠，軒懸之樂，八佾之舞，牲以太牢；州縣以少牢而無樂。

學舊六館：有國子館、太學館、四門館、書館、律館、算館，國子監都領之。每館各有博士、助教，謂之學官。國子監有祭酒、司業、丞、簿，謂之監官。太學諸生三千員，新羅、日本諸國，皆遣子入朝受業。天寶中，國學增置廣文館，在國學西北隅，與安上門相對。廊宇粗建。會十三年，秋霖一百餘日，多有倒塌。主司稍稍毀撤，將充他用，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。尋屬邊戈內擾，館宇至今不立。

玄宗時，羽林將劉洪善騎射。嘗對禦，使人於風中擲鵝毛，洪連箭射之，無有不中。

蘇味道初拜相，門人問曰：「方事之殷，相公何以燮和？」味道但以手摸床棱而已。時謂「摸床棱宰相」。

玄宗在東都，宮中有怪。明日召宰相，欲西幸。裴稷山、張曲江諫曰：「百姓場圃未畢，請待冬仲。」是時李林甫初為相，竊知上意，及旅退，佯為蹇步，上問「何故腳疾」？對曰：「非疾，願獨奏事。」乃言：「二京，陛下東、西宮也。將欲駕幸，焉用選時？

假使有妨刈獲，獨可蠲免沿路租稅。臣請宣示有司，即日西幸。」上大悅。自此車駕至長安，不復東。旬日，耀卿、九齡俱罷，而牛仙客進。

自古帝王五運之次，凡有二說：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，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。漢、魏共遵劉說。唐承隋代火運，故為土德，衣服尚黃，旗幟尚赤，常服赭赤也。赭，黃色之多赤者，或謂之柘木，其義無取。高宗時，王勃著《大唐千年曆》：「國家土運，當承漢氏火德；上自曹魏，下至隋室，南北兩朝，咸非一統，不得承五運之次。」勃言迂闊，未為當時所許。天寶中，上書言事者，多為詭異，以冀進用。有崔昌，采勃舊說，遂以上聞，玄宗納焉。下詔以唐承漢，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，更以周、漢為二王後。是歲禮部試《土德惟新賦》，即其事也。及楊國忠秉政，自以為隋氏之宗，乃追貶崔昌並當時議者，而復鄴、介二公焉。

扶風太守房琯，申當郡苗損，國忠怒以他事推之。自是天下有事，皆潛申國忠，以取可否。

楊國忠嘗會親，知吏部銓事，且欲噱以娛之。呼選人名，引入於中庭，不問資序：短小者道州參軍，胡者與湖州文學。簾中大笑。

玄宗好神仙，往往詔郡國征奇異之士。有張果者，則天時聞其名，不能致，上亟召之，乃與使俱來。其所為，變怪不測。有邢和璞者，善算術；視人投算，而究其善、惡、夭、壽。上使算果，懵然莫知其甲子。又有師夜光者，善視鬼。後召果與坐，密令夜光視之，夜光奏曰：「果今安在？臣願見之。」而果坐於上前久矣，夜光終莫能見。上謂力士曰：「吾聞奇士至人，外物不足以敗其中。試飲以堇汁，無苦者，真奇士也。」會天寒方甚，便以汁進果，果遂引飲三卮，醺然如醉，顧侍者曰：「非佳酒也。」乃寢。頃之，引鏡視其齒，盡焦且黧。命左右取鐵如意，擊齒盡墮，藏之於帶。乃於懷中出神膏，色微紅，傅諸墮齒空中，復寢。久之，視鏡，齒皆生，粲然潔白。上方信其不誣也。

玄宗時，亢旱，禁中築龍堂祈雨。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，未畢，如覺雲氣生梁棟間，俄而大雨。

羅公遠多秘異之術，最善隱形。玄宗樂隱形之術，就公遠勤求而學。公遠雖傳，不盡其妙。上海與公遠同為之，則隱沒，人莫能測；若自為之，則或遺衣帶，或露頭巾腳，宮人每知上之所在也。百萬錫賚，或臨之以死，公遠終不盡傳其術。上怒，命力士裹以油

襆，置於榨下壓殺而埋棄之。不經旬，有中官從蜀使回，逢公遠乘騾於路，笑而謂曰：「上之為戲，一何虐耶！」

明皇幸東都。秋宵，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，臨眺久之。上四顧淒然，嘆息，謂一行曰：「吾甲子得終無患乎？」一行曰：「陛下行幸萬里，聖祚無疆。」及西巡至成都，前望大橋，上乃舉鞭問左右曰：「是何橋也？」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：「萬里橋。」上嘆曰：「一行之言今果符合，吾無憂矣。」

或曰：一行，開元中嘗奏上云：「陛下行幸萬里，聖祚無疆。」故天寶中幸東都，庶盈萬數。及上幸蜀，至萬里橋，方悟焉。

一行和尚滅度，留一物封識，命弟子進於上。發而視之，乃「蜀當歸」也。上不諭其意。及幸蜀間，乃知其深意，方嘆異之。

玄宗嘗幸東都，天大旱，且暑。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，號曰三藏，善召龍致雨之術。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，無畏奏曰：「今旱，數當然爾。召龍興烈風雷雨，適足暴物，不可為也。」上使強之，曰：「人苦暑久矣！雖暴風疾雷，亦足快意。」無畏辭不獲已，遂奉詔。有司為陳請雨具，而幡幢像設甚備。無畏笑曰：「斯不足以致雨。」悉令撤之。獨盛一缽水，無畏以小刀於水缽中攪旋之，胡言數百咒水。須臾之間，有龍，其狀如指，赤色，首瞰水上。俄頃，沒於水缽中。無畏復以刀攪水，咒者三。有頃，白氣自缽中興，如爐煙，徑上數尺，稍引去講堂外。無畏謂力士曰：「亟去，雨至矣！」力士馳馬，去而四顧，見白氣疾旋，自講堂而西，若尺素騰上。既而昏霾，大風震雷，暴雨如瀉。力士馳及天津之南，風雨亦隨馬而至矣。街中大樹多拔。力士復奏，衣盡沾濕。孟溫禮為河南尹，目見其事。溫禮子嘗言於李棲筠，與力士同在先朝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《無畏碑》，亦云前後奉詔，禳旱致雨，滅火回風，昭昭然遍諸耳目也。

玄宗紫宸殿櫻桃熟，命百官口摘之。

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，取血煎鹿腸食之，賜安祿山、哥舒翰。

虢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，其中結之。有宴則解開，於梁上註酒，號「洞天聖酒」。

玄宗時，以林邑國進白鸚鵡，慧利之性特異常者，因暇日以金籠飾之，示於三相。上再

三美之。時蘇頲初入相，每以忠讜厲己，因前進曰：「《記》云：『鸚鵡能言，不離飛鳥。』臣願陛下深以為誌。」

申王有高麗赤鷹，每獵，必置之駕前，目之為「抉雲兒」。

玄宗嘗三殿打球，榮王墮馬悶絕。黃幡綽奏曰：「大家年幾不為小，聖體又重，儻馬力既極，以至顛躓，天下何望！何不看女婿等與諸色人為之？如人對食盤，口眼俱飽，此為樂耳。傍觀大家馳逐忙遽，何暇知樂？」上曰：「爾言大有理，後當不復自為也。」

玄宗問黃幡綽：「是物兒得人憐？」「是物兒」者，猶「何人兒」也。對曰：「自家兒得人憐。」時楊妃號安祿山為子，肅宗在東宮，常危懼。上俛首久之。上又嘗登北樓望渭，見一醉人臨水臥，問左右是何人。左右不對。幡綽曰：「是年滿令史。」又問曰：「爾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更一轉，入流。」上大笑。上又與諸王會食，寧王噴飯，直及上前。上曰：「寧哥何故錯喉？」幡綽曰：「此非錯喉，是噴帝。」

或曰：鄭滁州臚於曲江見令史醉臥池岸，云：「更一轉，入流。」

又開元中，上與內臣作《歷日令》。高力士挾大胾，置黃幡綽口中，曰：「塞穴吉！」幡綽遽取上前叵羅內靴中，走下，曰：「內財吉。」上歡甚，即賜之。

上好擊球。內廄所養馬，猶未甚適，與幡綽語曰：「吾欲良馬久矣，誰能通《馬經》者？」幡綽奏：「臣能知之，今丞相悉善《馬經》。」上曰：「吾與丞相言，政事外，悉究其旁學，不聞有通《馬經》者。爾焉知之？」幡綽曰：「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，皆良馬。是必能通知。」上大笑。

又黃幡綽滑稽不窮，嘗為戲，上悅，假以緋衣。忽一日，佩一兔尾，上怪問，答曰：「賜緋毛魚袋。」上謂曰：「魚袋本朝官入閤合符方佩之，不為汝惜。」竟不賜。

打球，古之蹴鞠也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》「《蹴鞠》二十五篇」，顏註云：「鞠，以韋為之，實之以物，蹴蹋為戲。鞠，陳力之事，故附於兵法。蹴音千六切。鞠音距六切，近俗聲訛，謂鞠為球，字亦從而變焉，非古也。」開元天寶中，上數禦觀打球為事，能者左縈右拂，盤旋宛轉，殊有可觀，然馬或奔逸，時致傷斃。永泰中，蘇門山人劉鋼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尚書薛公云：「打球一則損人，二則損馬。為樂之方甚眾，何乘茲至危，

以邀晷刻之歡耶？」薛公悅其言，圖鋼之形，置於左右，命掌記陸長源為贊以美之。然打球乃軍州常戲，雖不能廢，時復為之耳。今樂人又有蹋球之戲，作彩畫木球，高一二尺，女妓登躡，球轉而行，縈回去來，無不如意，蓋古蹋鞠之遺事也。

拔河，古謂之牽鉤。襄漢風俗，常以正月望日為之。相傳楚將伐吳，以為教戰。梁簡文臨雍部，禁之而不能絕。古用篾纜，今代以大麻絙，長四五十丈，兩頭分系小索數百條，掛於胸前，分兩朋，兩向齊挽。當大絙之中，立大旗為界，震聲叫噪，使相牽引，以卻者為勝，就者為輸。名曰「拔河」。中宗曾以清明日禦梨園球場，命侍臣為拔河之戲。時七宰相、二駙馬為東朋，三宰相、五將軍為西朋。東朋貴人多，西朋奏「勝不平」，請重定，不為改。西朋竟輸。韋巨源、唐休璟年老，隨絙而踣，久不能興。上大笑，令左右扶起。明皇數禦樓設此戲，挽者至千餘人，喧呼動地，蕃客庶士，觀者莫不震駭。進士河東薛勝為《拔河賦》，其詞甚美，時人競傳之。

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，禦樓設繩技。技者先引長繩，兩端屬地，埋鹿盧以系之。鹿盧內數丈，立柱以起，繩之直如弦。然後技女自繩端躡足而上，往來倏忽，望若飛仙。有中路相遇，側身而過者；有著履而行，從容俯仰者；或以畫竿接脛，高六尺；或蹋肩蹋頂，至三四重；既而翻身直倒至繩，還往曾無蹉跌，皆應嚴鼓之節，真可觀也。衛士胡嘉隱作《繩技賦》獻之，詞甚宏暢，上覽之大悅，擢拜金吾衛倉曹參軍。自兵寇覆蕩，伶官分散，外方始有此技。軍州宴會，時或為之。

明皇在禁中，欲與姚元之論事。時七月十五日，苦雨不止，泥濘盈尺，上令左右以步輦召之。

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群，亦知音樂，尤善羯鼓(原註：鼓樂部行丐亂云：「南山起雲、北山起雨」者，是宋開府所為)。嘗與明皇論羯鼓事曰：「不是青州石末，即須魯山花瓷、撚小碧上，掌下須有朋(原註：去聲)肯(原註：去聲)聲。」據此，乃漢震第二鼓也。且顙用石末、花磁。固是腰鼓，掌下朋肯聲，是以手拍鼓，非羯鼓明矣(原註：第二鼓左以杖，右以指)。開府又曰：「頭如青山峰，手如白雨點。」此即羯鼓之能事。山峰取不動，雨點取碎急。上與開府兼善兩鼓，而羯鼓偏好，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。開府之家悉傳之。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，即開府之女。今尊賢裏鄭氏第，有小樓，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。開府孫沈亦知音。貞元中，集《樂錄》三卷，德宗覽而善焉。又知是開府之孫，遂召對賜坐，與論音樂。又召至宣徽，張樂使觀焉，曰：「設有舛乖，悉可言之。」沈吟曰：「容臣與樂官商摧條奏。」上使宣徽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，二使奏上：「樂工多言

沈曾不留意，不解聲調，不審節拍，兼有聵病，不可議樂。」上頗異之。久之召對，且曰：「臣年老多病，耳實失聽，若迨於聲律，不致無業。」上又使作樂曲，問其得失，承稟舒遲，眾工多笑之。沆顧笑者，忽忿怒作色，奏曰：「曲雖妙，其間有不可者。」上驚問之，即指一琵琶云：「此人大逆戕忍，當即去，不宜在至尊前。」又指一笙云：「此人神魂已遊墟墓，不可更留供奉。」上大駭，令主司潛伺察之。既而琵琶工為人訴，稱六七年前其母自縊，不得端由；即令按鞫，遂伏罪。其笙者乃憂恐不食，旬日而卒。上益加知遇，面賜章綬，累召對。每令沆察樂，樂工悉惴恐，不敢正視。沆懼罹禍，辭病而退。

李龜年、彭年、鶴年弟兄三人，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。鶴年能歌詞，尤妙制《渭州》。彭年善舞。龜年善打羯鼓。明皇問：「卿打多少杖？」對曰：「臣打五千杖訖。」上曰：「汝殊未，我打卻三豎櫃也。」後數年，又聞打一豎櫃，因賜一拂枝杖羯鼓棬。後留傳至建中三年，任使君又傳一弟子，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棬中，竟不散，以其至平故也。又云：「人聞鼓棬只在調豎慢。此棬一調之後，經月如初，今不如也。」

天寶中，樂章多以邊地為名，若《涼州》、《甘州》、《伊州》之類是焉。其曲遍繁聲為「破」，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沒；破，其兆矣。

上愛幸安祿山，呼之為兒，常於便殿與楊妃同樂之。祿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楊妃，上顧而問之：「不拜我而拜妃子，何也？」祿山奏云：「外國人不知有父，只知有母。」上笑而赦之。祿山豐肥大腹，上嘗問：「此腹中何物而大？」祿山尋聲而對：「腹中但無他物，唯赤心而已。」上以其真而益親之。

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，被賊伏弩射之，中萬春面，不動。令狐潮疑是木人，諜問之，知是萬春，乃言曰：「向見雷萬春，方知足下軍令矣。然其如天理何！」巡與潮書曰：「仆誠下材，亦天下一男子耳。今遇明君聖主，疇則屈腰；逢豺狼犬羊，今須展誌」云云，「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，數加益智之丸，無令病入膏盲，坐親斧鍼也。」

張巡之守睢陽，玄宗已幸蜀，賊氛方熾，孤城勢蹙，人困食竭，以紙布煮而食之，時以茶汁和之，而意自如。其《謝金吾將軍表》曰：「想峨眉之碧峰，豫遊西蜀；追綠耳於懸圃，保壽南山。逆賊祿山，戮辱黎獻，膻臊闕庭。臣被圍四十七日，凡一千二百餘陣。主辱臣死，當臣致命之時；惡稔罪盈，是賊滅亡之日。」忠勇如此。激勵將士，嘗賦詩曰：「接戰春來苦，孤城日漸危。合圍侔月暈，分守效魚麗。屢厭黃塵起，時將白羽揮。

裹瘡猶出戰，飲血更登陴。忠信應難敵，堅貞諒不移。無人報天子，心計欲何施？」又《聞笛》詩曰：「岩嶢試一臨，虜騎附城陰。不辯風塵色，安知天地心？營開星月近，戰苦陣雲深。旦夕更樓上，遙聞橫笛吟。」時雍邱令令狐潮以書勸誘，不納。其書有曰：「宋七昆季，衛九諸子，昔斷金成契，今乃刎頸相圖」云云。時劉禹錫具知宋、衛，耳剽所得，濡毫有遺，所冀多聞補其闕也。又說：許遠亦有文，其《祭纛文》，為時所稱，所謂：「太一先鋒，蚩尤後殿。蒼龍持弓，白虎捧箭。」又《祭城隍文》云：「曾井鳩翔，危堞龍護。」皆文武雄健，士氣不衰，真忠烈之士也。劉禹錫曰：「此二公，天贊其心，俾之守死善道。向若救至身存，不過是一張僕射耳，則張巡、許遠之名，焉得以光揚於萬古哉？」巡性明達，不以簿書介意；為真源宰，縣有豪華南金，悉委之。故時人語曰：「南金口，明府手。」及巡聞之，不以為事。

吳道子訪僧，不見禮，遂於壁上畫一驢。其僧房器用無不踏踐。僧知道子所為，謝之，乃塗去。

王維畫品妙絕，工水墨平遠，昭國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。人有畫《樂圖》，維熟視而笑，或問其故，維曰：「此是《霓裳羽衣曲》第三疊第一拍。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，一無差舛。

王維為大樂丞，被人嗾令舞《黃獅子》，坐是出官。《黃獅子》者，非天子不舞也，後輩慎之。

或有人報王維云：「公除右丞。」王曰：「吾畏此官，屢被人呼『不解作詩王右丞』。」

王縉多與人作碑誌。有送潤筆者，誤致王右丞院。右丞曰：「大作家在那邊！」

天寶中，天下無事。選六宮風流艷態者，名「花鳥使」，主飲宴。

杭州房琯為鹽官令，於縣內鑿池構亭，曰「房公亭」，後廢。(案：《唐·房琯傳》：琯，河南人，亦未為鹽官令，此疑有誤)

驪山華清宮，天寶中植松柏遍滿巖谷，望之郁然。朝元閣在北嶺之上，最為嶄絕。次南即長生殿。殿東南，湯泉凡一十八所。第一即禦湯，周環數丈，悉砌白石，瑩徹如玉，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。四面石座，階級而下，中有雙白石甕，連腹異口，甕口中復

植雙白石蓮，泉眼自蓮中湧出，註白石之面。禦湯西南，即妃子湯，湯稍狹，湯側有紅石盆四所，刻作菡萏於白石之面。余湯迤邐，相屬而下，鑿作暗竇走水；出東南數十步，復立一石表，湧出，灌註一石盆中，後人為也。

潞州啟聖宮，有明皇欹枕斜書壁處，並腰鼓馬槽並存。張宏靖為潞州從事，皆見之。

北邙山玄元觀，南有老君廟。殿臺高敞，下瞰伊洛。神仙塑像，皆開元中楊惠之所制，世稱奇巧。

鄴西鼓山東北，有石鼓，俗傳石鼓鳴則兵起。左思《魏都賦》云：「神鉦迢遞於高巒，靈響特驚於四表。」案《說文》：「鉦似鈴」，小者為鐃。《周禮》：「以金鐃止鼓」。然則鉦、鼓雖同類，鉦乃以金為之，直謂石鼓為神鉦，失其義矣。高齊時石鼓鳴，未幾而齊滅；隋季又鳴，無何海內崩亂；近天寶末，石鼓復鳴，俄而幽燕俶擾。記傳臨海、零陵、南康、建平、天水諸處，皆有石鼓，其說多同。晉武帝時，吳郡臨平湖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扣之不鳴，張華云：「取蜀郡桐木作魚形，擊之則鳴。」於是聲聞數十里。後十六國疊據，三百餘年攻戰不息，是石鼓之鳴，咸非吉徵也。

費縣西漏澤者，漫數十里。每歲時雨降，即自浮溢，蒲魚之利，人實賴焉。至白露應節即如埽，一夕而乾焉。蕭穎士以年代莫詳，記載所闕，信殊異也。

蕭功曹穎士、趙員外驊，開元中同居興敬裏肄業，共有一靴。久而見東郭之跡。趙曰：「可謂疲於道路矣。」蕭曰：「無乃祿在其中。」

賀監為禮部侍郎，時祁王贈制雲惠昭太子，補齋挽郎。賀大納苞苴，為豪子相率詬辱之。吏遽掩門，賀梯墻謂曰：「諸君且散，見說寧王亦甚慘淡矣！」

李白開元中謁宰相，封一板，上題曰：「海上釣鰲客李白。」宰相問曰：「先生臨滄海，釣巨鰲，以何物為鉤線？」白曰：「風波逸其情，乾坤縱其志，以虹霓為線，明月為鉤。」又曰：「何物為餌？」白曰：「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。」宰相竦然。

宋昌藻，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，天寶中為滎陽尉。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，常接遇。會中使至州，琯使昌藻郊外接候。須臾卻還，云「被額。」房公顧左右：「何名為『額』？」有參軍亦名家子，斂笏對曰：「查名詆訶為額。」房悵然曰：「道額者已可笑，識額

者更奇。」近代流俗：呼丈夫、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「查」。又有百數十種語，自相通解，謂之「查語」。大抵多近猥僻。

肅宗在春宮，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官，有龍見於殿之東梁。上目之，問諸王「有所見乎」？皆曰「無之」。問太子，太子俛而未對，上問；「頭在何處？」曰：「在東。」上撫之曰：「真我兒也。」

《禮記．祭法》累代祭名，不聞有戟神、節神，是知無拜祭之禮也。近代受節，置於一室，朔望必祭之，非也。凡戟：天子二十四，諸侯十；今之藩鎮，即古之諸侯。在其地，則於衙門；及罷守藩閫，雖爵位崇高，亦不許列於私第。上元元年，宰相呂諲立戟，有司載戟及門，諲方慘服，乃更吉服迎而拜之，頗為有識者所嗤，則知辱命拜賜可也。拜戟祭節，大乖於禮。

海州南有溝水，上通淮楚，公私漕運之路也。寶應中，堰破水涸，魚商絕行。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，堰將成輒壞，如此者數四，勞費頗多，知遠甚以為憂。或說：梁代築浮山堰，頻有壞決，乃以鐵數千萬片填積其下，堰乃成。知遠聞之，即依其言，而堰果立。初，堰之將壞也，輒聞其下殷如雷聲，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。蓋金鐵味辛，辛能害目，蛟龍護其目，避之而去，故堰可成。

越僧靈澈，得蓮花漏於廬山，傳江西觀察使韋丹。初，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，乃取銅葉制器，狀如蓮花，置盆水之上，底孔漏水，半之則沈。每一晝夜十二沈，為行道之節。冬夏短長，雲陰月晦，一無所差。

嚴武少以強俊知名。蜀中坐衙，杜甫袒跣登其几案，武愛其才，終不害。然與章彝善，再入蜀，談笑殺之。及卒，其母喜曰：「而後吾知免為宮婢矣！」

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。父子而似弟兄之名，蓋有由也。鵬舉父嘗夢有所之，見一大碑，雲是「宰相碑」。已作者金填其字，未作者刊名於柱上。因問有杜家兒否，曰：「有。任自看之。」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腳，而忘其字。乃名子為鵬舉，而謂之曰：「汝不為相，世世名鳥旁而曳腳也。」鵬舉生鴻漸，而名字且前定矣。況官與壽乎？

杜亞在淮南競渡采蓮，龍舟錦纜之戲，費金千萬。

杜鴻漸為都統並副元帥，王縉代之。鴻漸謂人曰：「一個月乞索兒一萬貫錢。」蓋計使料多，以此詰俸錢都數也。

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，子儀陳讓者久之。上曰：「此馬高大，稱卿儀質，不必讓也。」子儀身長六尺餘。九花虬，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。額高九寸，毛拳如鱗，頭頸鬃鬣如龍；每一嘶，群馬聳耳。身被九花，故以為名。

郭汾陽雖度量廓落，然而有陶侃之僻，動無廢物。每收書皮之右棨下者，以為逐日須，至文帖余悉卷貯。每至歲終，則散與主守吏，俾作一年之簿。所棨處多不端直，文帖且又繁積，吏不暇翦正，隨斜曲聯糊。一日，所用棨刀忽折，不余寸許，吏乃銛以應召，覺愈於全時。漸出新意，因削木如半镮勢，加於折刃之上，使才露鋒，榼其書而棨之。汾陽嘉其用心，曰：「真郭子儀部吏也。」(原註：言不廢折刃也)時人遂效之，其制益妙。

武后已後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。天寶中，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，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，數日不能遍。宅內有自雨亭子，檐上飛流四註，當夏處之，凜若高秋。又有寶鈿井欄，不知其價。他物稱是。安祿山初承寵遇，敕營甲第，瑰材之美，為京城第一。太真妃諸姊妹第宅，競為宏壯，曾不十年，皆相次覆滅。肅宗時，京都第宅，屢經殘毀。代宗即位，宰輔及朝士當權，爭修第舍，頗為煩弊，議者以為土木之妖。無何，皆易其主矣。(原註：《續世說》：明皇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，敕令但窮極壯麗，不限財力。既成，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。布帖白檀床二，皆長一丈，闊六尺。銀平脫屏風帳一，方一丈八尺。於廚廄之物，皆飾以金銀。全飯甕一，銀淘盆二，皆受五斗。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。他物稱是。雖禁中服御之物，殆不及也。上令中使護役，常戒之曰：「彼眼大，勿令笑我。」)中書令郭子儀勛伐蓋代，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，僮客於大門出入，各不相識。詞人梁鍠嘗賦詩曰：「堂高憑上望，宅廣乘車行。」蓋此之謂。郭令曾將出，見修宅者，謂曰：「好築此墻，勿令不牢。」築者釋鍤而對曰：「數十年來，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築。只見人改換，墻皆見在。」郭令聞之愴然。遂入奏其事，因固請老。

張曇為郭汾陽從事，家嘗有怪，問於術者，對曰：「大禍將至，唯休退可免。」曇不之信，及方宴，席上見血，有尼者聞之，勸其杜門不納賓客，屏遊宴，曇怒而杖之。其後曇言語有失，汾陽銜之。又屢言同列事，或獨後見，多值方宴罷在姬所，不可白事，必抑門者令通。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己，益不平。後因謂公去所任吏，遂發怒，囚之以聞，竟杖死。

李太尉光弼鎮徐，北拒賊沖急，總諸道兵馬。征討之務，皆自處置。倉儲府庫，軍州差補，一切並委判官張惨。惨明練庶務，應接如流。欲見太尉論事，太尉輒令判官商量。將校見惨，禮數如見太尉。由是上下清肅，東方晏然，天下皆謂太尉能任人。

代宗時，百寮立班良久，閤門不開。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，曰：「西蕃頻犯郊圻，欲幸河中，如何？」宰臣以下，不知所對。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：「敕使反也！屯兵無數，何不捍寇？而欲脅天子去宗廟？」仗內震聳，朝恩大駭而退，因此罷議。

顏真卿為尚書左丞。代宗車駕自陝府還，真卿請先謁五陵、孔廟，而後還宮。宰相元載謂真卿曰：「公所見雖美，其如不合時宜何？」真卿怒而前曰：「用舍在相公，言者何罪？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！」載深銜之。

代宗欲相李泌，元載忌之。帝不得已。出泌，約曰：「後召當以銀為信。」忽除銀青光祿大夫，泌知載敗，己且相矣。未幾果然。

柳相初名載，後改為渾。佐江西幕，嗜酒，好入廛市，不事拘檢。時，路嗣恭初平五嶺。元載奏言：「嗣恭多取南人金寶，是欲為亂。陛下不信，試召，必不入朝。」三伏中追詔至，嗣恭不慮，請待秋涼以修覲禮。渾入，泣諫曰：「公有功，方暑而追，是為執政所中。今少遷延，必族滅矣！」嗣恭懼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渾曰：「健步追還表緘。公今日過江，宿石頭驛，乃可。」從之。代宗謂元載曰：「嗣恭不俟駕行矣。」載無以對。

元相載用李紓侍郎知制誥。元敗，欲出官。王相縉曰：「且留作誥。」待發遣諸人盡，始出為婺州刺史。又曰：獨孤侍郎求知制誥，試見元相，元相知其所欲，迎謂常州曰：「知制誥可難堪。」心知不我與也。乃薦李侍郎紓。時楊炎在閣下，忌常州之來，元阻之，乃二人之力也。

元伯和、李騰、騰弟淮、王縉，時人謂之「四凶」。劉宗經、執經兄弟，入「八元」數。

李紓侍郎好諧戲，又服用華鮮。嘗朝回，與同列入坊門，有負販者訶不避，李罵云：「頭錢價奴兵輒沖官長！」負者顧而言曰：「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。」紓樂采異語，使仆者訪「八錢」之義。答：「只是衣短七耳。」同列為言，紓甚慚。

元載擅權多年，客有為《都盧緣橦歌》，欲諷其至危之勢。覽之泣下。

鄭相珣瑜方上堂食，王叔文至，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。珣瑜嘆曰：「可以歸矣！」遂命駕，不終食而出。自是罷免。

元載敗，妻王氏曰：「某四道節度使女，十八年宰相妻。今日相公犯罪，死即甘心。使妾為舂婢，不如死也。」主司上聞，俄而亦賜死。

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，謂主者：「乞一快死也。」主者曰：「相公今日受些汙泥，不怪也。」乃脫襪襪塞其口而終。

《顏真卿集·和政公主神道碑》：「《詩》美下嫁，《書》傳築館，貴其中禮，載籍稱焉。漢魏已還，寂寥罕嗣，以蕩陵德，則維其常。皇唐勃興，王道丕變：平陽起娘子之軍於司竹，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，常樂糾匡後之師於武后，皆前古之所未有。其或生知禮樂，周旋法度，躬行婦道，以懋大倫，克順天經，光昭懿烈，名言之所莫究，書記之所未聞，聚眾美於一身，鄰太虛而獨立者，其唯和政公主乎！公主姓李氏，隴西成紀人，皇唐元宗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，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。帝女之崇，於斯為盛。今天子之同母，曰章敬皇太后。後之在繈褓也，後父贈太尉吳君，曰令珪，嘗遊宦蜀中，使道士勾規占之。規驚起曰：『此女貴不可言。是生二子，男為人君，女為公主，』嫁於柳氏。其後竟配肅宗，生今上及公主，神所命也。厥惟舊哉！公主三歲而孤，即能孺慕，育於儲妃韋氏，純孝過人。幼而聰惠，長而韶敏。秾華秀整，令德芬馨。婉嫕發於天姿，肅雍形於鑒寐。奉今上以悌達，事韋妃如所生，繇是特為肅宗之所賞愛。至若左右圖史，開示佛經，金石絲竹之音，繢畫工巧之事，耳目之所聞見，心靈之所領略，莫不一覽懸解，終身不忘。天寶九載春三月既望，封和政公主，降於河東柳潭，既笄之三載矣。潭，周太保敏之五代孫，皇唐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，贈秘書監岑之第四子；衣冠地胄，輝映當朝。初以美秀承家，中以名聲華國，道勝而貴能下善，謙尊而休有烈光，士林偉之。解褐左內率府胄曹，轉潁王府戶曹，陳留郡司功參軍。以人門第一，選尚公主，拜太子洗馬。跡既好合，雅相敬貴。雖柳侯秉彝有度，能降帝女之心，而公主率履由衷，每抗古人之節。故宗族胥睦，不獨親其親；先後大同，莫敢私其子。竭力供侍，不務華采，服五金翠之飾，居有冰雪之容。每至朔月六參，朝天旅進，嫣然班敘之內，迥出神仙之表，亦非希企之所及也！洎凶羯亂常，潼關不守，玄宗幸蜀，妃後駿奔。姊曰寧國公主，孀嫠屏居，誰或訃告？乃棄其三子，取其夫之乘以乘之。柳侯徒行，公主愧焉，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。每臻坎險，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。柳侯辭，公

主曰：『我若先涉，脫有危急，不能俱全，則棄我姊矣！』柳侯感嘆，躬負薪之役；公主怡然，親饋饘之事。伯姒華陰楊氏，太真妃之姊也，貴幸前朝，勢傾天下。公主交無諂黷，思未綢繆。楊且雲亡，以孤見托。馬嵬之役，無噍類焉。感其一言，悉力營贍。男登服冕之位，女獲乘龍之匹。出入存恤，過於己子，雖其密親，罔或能辯。柳之親昵，伯仲姑姊，隱親將迎，唯恐不至。糾逖疏屬，撫循惸嫠，繇內及外，終始如一。孤窮滿目，榮悴殊倫，居薄推厚，未嘗懈倦。衣服飲食，等無有差。互或未周，嬰孩罔及。每至伏臘，祢祠蒸嘗，必具禮衣花儀之飾，以躬中饋堂室之奠。式燕孫謀，豈無婢使？姿性純儉，不以迄成。先聖休之，寶書清問。秋八月，玄宗至蜀，仍舊邑而冊公主，以潭為駙馬都尉、銀青光祿大夫、太僕卿。屬狂將興禍，稱兵向闕。玄宗親禦堙閣，臨視誅討。駙馬率領家豎、折沖張義童等，鬥於門中，公主及寧國殼弓疊進。駙馬乘勝突刃，所向無前，斬馘擒生，殆逾五十。節使時宰具以表聞。玄宗自系誥示先帝，懇讓莫當，策勛遂寢。今上之為元帥也，躬擐甲冑，率先將卒。舉兩京若拾遺，摧凶寇如振槁。勞旋方及，帑藏其空。公主貿遷有無，億則屢中，數逾千萬，悉畀縣官，論者難之。肅宗彌留，眾皆疊侍，主獨瞻依，不去於旁。帝有間書而謂之曰：『汝之純孝，乃能至是！』遂賚莊一區。帝愛季女，曰寶貞公主，因奏曰：『八妹未有，請以賜之。』泣而諫焉，哀動左右。西陵遷窆，上戒主曰：『凡厥親身之物，必誠必信，勿之悔焉。』主罄家有無，以邑入千萬，潛充經費，上深感嘆焉。上既宅亮陰，未忍臨政，人之疾苦，事之得失，豈嘗私謁，動必以聞，上敬異之，朝廷賴焉。廣德元年冬，上既東幸，主誌期扈蹕，回兵充斥，咫尺不通，因至荊南，慰薦諸將。方隅載謐，職貢以修，主有力焉。上之在陜，憂主乏匱，乃命中使，屢敕節度及轉運使，隨主所須，務令肅給。主以國用罄空，退而嘆曰：『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，其能饕餮，首冒國經？』唯請名香數斤，施於佛寺，為上祈福而已。王公戚屬，相攜而至者，藍縷膩囊，繈負鱗次，竭其資斧，親自贍恤。聚而泣之，悲感行路。初次商於，頓於傳置，群盜猬起，奄及驛亭，呼而犒之，曉以禍福。一言革面，願比家奴；之死靡他，至今猶在。緬惟罔極，無所寘哀。從母薛氏，遺孤四人，分宅居之，皆俾成立。萊、莘兄弟，盡列通班；二女有行，克配良士：主之慈忠，悉皆若是。親臨稼穡，躬儉節用。不憚煩縟，雅好組訓，駙馬裳衣，必親裁紩。爰及子女，罔衣綺紈，綻新皆成主手。每加訓誨，憃迪檢押。廣德二年春二月，歸於上都。諸主高會，議際夫黨，覿其親族，多曠周旋。咸以為時經百罹，粗略可也。主抗詞曰：『女之移天，遂成他族。怙貴長傲，何以律人？上方理定，聞必不悅。』諸主蹶然，競崇討習，禮之降殺，親之薄厚，翕然一變，職主之由。夏六月，才生魄，屬邊候不謹，烽及京師，城中震驚，圜視五色。主既彌月，體未甚安，曰：『事亟矣，其入言之！』駙馬請聞，主曰：『吾業已行矣！駙馬獨無兄乎？』因乘檐子，直至寢殿，乃悉索闕遺，備陳利病以奏之。上欣然嘉納。所言未究，傍或負來，因爾退歸。遲明誕育，展轉怊悵，

不能彌忘。時屬炎喝，熱病有加。聖情憂軫，起坐失次，天醫內官，相繼旁午。彼蒼不惠，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，薨於常樂坊之私第，春秋三十有六。嗚呼！皇上友愛天深，痛毒兼至，耄然一叫，聲淚俱咽，哀動木石，豈伊人倫？漣漣孔懷，如失於臂。曰：『予此妹，國之鴻寶。方期同樂，雲如何殂？嗟哉！天實為之，胡寧忍予！』乃輟朝三日，命京兆尹監護喪事，一以官供，務從優厚。柳侯掐膺永悼，氣索神傷；心苦而忽然忘生，泣盡而繼之以血。況乎五男三女，或齔或孩，呼阿母而哭無常聲，籲昊天而仁覆永絕。哺以滋旨，嗌而莫就，其為酷痛，曷愈於斯。以是思哀，哀可知矣！自朝及野，知與不知，聞之失聲，罔不震悼。棧有青牛，素服轅軛，主之薨也，踣地哀鳴，仰天屑淚，三日不秣；畜猶若是，臣仆可知。主之將薨，馭馬先殞。捐館之夕，遊神別墅，乘之周麾，遍勞憖遺，俾屏不逮。田客兼從數騎，久已雲亡，眾皆驚起，仿佛猶見。雖所憑則厚，而精氣何多？主於駙馬，大義敦肅，不恃見天之貴，每極家人之禮。駙馬雅性夷簡，恬於名利，願究衛生之經，庶臻久視之道；主誌深婉順，始慕真宗，故於他時，並受法錄。嘗謂之曰：『《易》崇積善，《詩》貴起予。不以忠孝數事疊相告勖者，則心有慊焉。』率而行之，曷嘗廢墜？又以為『死生恒理，先後之間。若幸啟手足，必當禡我以道服，瘞我於支提，往來行言，時見存恤，則所懷足矣！子若不諱，我若此身未亡，灑埽塋壟，出入窀穸，奉君周旋。』噫嘻！於斯之時，以為謔浪，豈悟今者，皆符昔言。有司奉詔，將厚其禮。駙馬疏陳，皆蒙允許。粵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，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、鴻臚少卿暈、試秘書丞賜紫金魚袋杲、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，虔窆公主於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，從理命也。嗚呼！《風》詠褧裳，史稱彤管，纖微之善，載籍猶稱。況乎七葉帝女，分形《歸妹》，貴能逮下，忠以導君，躬德言容功之美，服女師母儀之訓，訂之綿古，孰與我京？昔馬遷著記，謂之實錄，有道見述，亦云無愧。某學於舊史，少識前載。歷考往代厘降之盛，未有如公主者焉。雖壺則家風，每挹如賓之敬，而勤崇垂懿，敢忘傳信之辭！銘曰：『秾矣公主！元元之緒。聖皇之孫，肅宗之女，今上之妹，生人之矩。德言容功，義仁孝忠，溫良恭儉，敬讓弘通。率履弗越，高明有融。下嫁於柳，猗那自久，金石著盟，琴瑟斯友。家道以正，人倫斯厚。鳳凰於飛，梧桐是依，雝雝．喈喈，福祿攸歸，和樂既孺，德音莫違。麟之趾定，振振子姓，方紹母師，奄摧邦令，一人痛毒，九有悲詠。詔葬於何？銅人之阿。支提郁起，宰樹誰過？空余好合，來往滂沱。』」

永泰中，大理評事孫廣著《嘯旨》一篇，云：「其氣激於喉中而濁，謂之言；激於舌端而清，謂之嘯。言之濁，可以通人事、達情性；嘯之清，可以感鬼神、致不死。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，真人授廣成子，廣成子授風後，風後授務光，務光授舜，舜演之為琴，以授禹。自後或廢或續，有晉大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，無所授，阮嗣宗所得少分，其

後不復聞矣！」按高氏《緯略》，嘯有十五章：一曰《權輿》；二曰《流雲》；三曰《深溪虎》；四曰《高柳蟬》；五曰《空林鬼》；六曰《巫峽猿》；七曰《下鴻鵠》；八曰《古木鳶》；九曰《龍吟》；十曰《動地》；十一曰《蘇門》，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；十二曰《劉公命鬼》，仙人劉根所作也；十三曰《阮氏逸韻》，阮籍所作也；十四曰《正章》；十五曰《深遠極大》，非常聲也。畢盡五音之極，而大道備矣。廣云：「其事出道書。」余按：人有所思則長嘯，故樂則詠歌，憂則嗟嘆，思則嘯吟。《詩》云：「有女仳離，條其嘯矣！」顏延之《五君詠》云：「長嘯若懷人。」皆是也。廣所雲《深溪虎》、《古木鳶》，狀其聲氣可知矣。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，舜演為琴，崇飾過甚，余不敢聞也。按《詩箋》云：「嘯，蹙口出聲也。」成公綏《嘯賦》云：「動唇有曲，發口成音。」而今之嘯者，開口卷舌，略無蹙舌之法。孫氏云「激於舌」，非動唇之謂也。天寶末，峨眉山道士姓陳，來遊京師，善長嘯，能作鼓霹靂之引。初則聲發調暢，稍加散越；須臾穹窿砰磕，寫雷鼓之音；忽復震駭，聲如霹靂，聞者莫不傾慄。

至德二年，敕天下州縣重定酤酒，隨月納稅。建中二年，更加青苗。大歷初，稅每十文；三年，加五文；敕以御史大夫充使。其後割歸度支使。

開元已前，有事於外則命使臣，否則止罷。自置八節度、十采訪，始有坐而為使者。其後名號益廣。大抵生於置兵，盛於興利，普於銜命，於是為使則重，為官則輕。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，大歷中請俸有至百萬者。在朝有太清宮、太微宮、度支、鹽鐵、轉運、知匭、宮苑、閑廄、左右巡、分案、監察、館驛、監倉、監庫、左右銜，外任則節度、觀察、諸軍、押蕃、防禦、團練、經略、鎮遏、招討、榷鹽、水陸運、營田、給納、監牧、長春宮。有因時而置者：則大禮、禮儀、禮會、刪定、三司、黜陟、巡撫、宣慰、推復、選補、會盟、冊立、吊祭、供軍、糧料、和糴。此其大略。經置而廢者，不錄。宦官內外悉謂之使。舊為權臣所綰，州縣所理，後屬中人者有之。

大歷中，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，宅前有小池。有人造劍，於池內淬之，池魚皆死。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，因有急，家人以藥臼投之，信宿魚皆浮出，知魚亦畏鐵焉。

大歷末，北方有白虹夜見，東西屬地。封演曰：凡虹見，皆當日之沖。朝見則在西，常與日相近，不差分毫。今此虹見之時，日在癸，則虹見當在丙。常時虹影穹崇，舉目而望，今虹在北，又可平視，知日在北方，去茲遠矣。略計此當在鬥極之北。鬥極，天中也，故北萬可得而見，而日更在虹之北，又甚遼闊，故北方不得而見之。

苗夫人，其父太師也，舅張河東也，夫延賞也，子宏靖也，婿韋太尉也。近代衣冠婦人之貴，無如苗氏者。

起德宗至文宗

德宗降誕日，內殿三教講論，以僧鑒虛對韋渠牟，以許孟容對趙需，以僧覃延對道士郤惟素。諸人皆談畢，鑒虛曰：「諸奏事云：玄元皇帝，天下之聖人；文宣王，古今之聖人；釋迦如來，西方之聖人；今皇帝陛下，是南贍部洲之聖人。臣請講御製《賜新羅銘》。」講罷，德宗有喜色。

德宗降誕日，三教講論。儒者第一超需，第二許孟容，第三韋渠牟，與僧覃延嘲謔，因此承恩也。渠牟薦一崔阡，拜諭德，為侍書於東宮。東宮，順宗也。阡觸事面墻，對東宮曰：「臣山野人，不識朝典，見陛下合稱臣否？」東宮曰：「卿是宮寮，自合知也。」

李丞相泌，謂德宗曰：「肅宗師臣，豈不呼陛下為{山忍}郎？」(案：{山忍}字，字書無之，疑誤)聖顏不悅，泌曰：「陛下天寶元年生，向外言改年之由，或以宏農得寶，此乃謬也。以陛下此年降誕，故玄宗帝以天降之寶，因改年號為天寶也。」聖顏然後大悅。又韋渠牟曾為道士及僧，德宗問：「卿從道門，本師復是誰？」渠牟曰：「臣師李仙師，仙師師張果老先生。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為仙帝，臣道合為陛下師。由跡微官卑，故不足為陛下師。」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。

趙涓為監察御史。時禁中失火，火發處與東宮相近，代宗疑之。涓為巡使，俾令即訊。涓因歷壖囿，按據跡狀，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。既奏，代宗稱賞。德宗時在東宮，常感涓究理詳明。及刺衢州，所考既深，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，滉奏免涓官。德宗見名，謂宰相曰：「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即日拜尚書左丞。

司徒鄭貞公，每在方鎮，公廳陳設，器用無不精備，宴犒未嘗刻薄。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，中外婚嫁甚多，禮物皆經處畫。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居昭國坊。太傅第在南，出自南祖；司徒第在北，出自北祖：時人謂之「南鄭相、北鄭相」。司徒堂兄文憲公，前後相德宗，亦謂之「大鄭相」、「小鄭相」焉。

德宗西幸，所乘馬，一號神智驄，一號如意騮。

王承升有妹，國色，德宗納之，不戀宮室。德宗曰：「窮相女子。」乃出之。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，任配軍將親情。後適元士會，以流落終。

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，雖老，氣力壯健如年年三四十人。至奉使李希烈，春秋七十五矣。臨行，告人曰：「吾之死，固為賊所殺必矣。且元載所得藥方，亦與吾同；但載貪甚，等是死，而載不如吾。吾得死於忠耶？」於是，命取席固圜其身，挺立一躍而出。又立兩藤倚子相背，以兩手握其倚處，懸足點空，不至地三二寸，數千百下。又手按床東南隅，跳至西北者，亦不啻五六。乃曰：「既如此，疾焉得死吾耶？異日幸得歸骨來秦，吾侄女為裴郾妻者(原註：郾，即魯公之親表侄)，此女最仁孝，及吾小青衣翦彩者，頗善承事；是的，汝必與二人同啟吾棺，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！如穆護(原註：穆護，即魯公男碩之小名也)天性之道，難言至此。」至蔡州，責希烈反逆無狀。竟不敢以面目相見，亦不敢以兵刃相恐，潛命獻食者饋空器而已。翌日，賊令官翌來縊之。魯公曰：「老夫受錄及服藥，皆有所得。若斷吭，道家所忌。今贈使人一黃金帶。吾死之後，但割吾他支節，為吾吭血以紿之，死無所恨。」且曰：「使人悟慧如此，不事明天子，反事逆賊，何所圖也？」官翌從其言。至明年，希烈死，蔡帥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。猶子顏峴實從柳常侍與裴氏女及翦彩同迎喪於鎮國仁寺。咸遵遺旨，啟棺如生。(原註：柳制魯公輓歌詞曰：「殺身終不恨，歸喪遂如生。」)

顏真卿為平原太守，立三碑，皆自撰書。其一立於郡門內，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；其一立於郭門之西，紀顏氏：曹魏時顏裴、高齊顏之推，俱為平原太守，至真卿，凡三典茲郡；其一是《東方朔廟碑》。鐫刻既畢，屬祿山亂，未之立也。及真卿南渡，蕃寇陷城，州人埋匿此碑。河朔克平，別駕吳子晁，好事者也，掘碑使立於廟所。其二碑求得舊文，買石鐫勒，樹之郡門。時顏任撫州，子晁拓三碑本寄之。顏經艱難，對之愴然，曰：「碑者，往年一時之事，何期大賢再為修立，非所望也。」即日，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。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。

天寶初，有范氏尼者，知人休咎。顏魯公妻黨之親也。魯公尉醴泉日，詣範問曰：「某欲就制科試，乞師姨一言。」範尼曰：「顏郎事必成。自後一兩月朝拜，但半月內慎勿與國外人爭竟，恐有譴謫。」魯公曰：「官階盡五品，身著緋衫，帶銀魚，兒子得補齋郎，其望滿矣。」範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：「顏郎衫色如此，有功業名節皆稱是。過七十，已後不須苦問。」魯公再三窮詰，範曰：「顏郎聰明過人，問事不必到底。」逾日大酺。魯公制科高第，授長安尉，遷監察御史。因押班，責武班中喧嘩者，命小吏錄奏次，即哥舒翰也。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，泣訴明皇，坐魯公輕侮功臣，貶蒲州掾。及

魯公為太子太師，使蔡，嘆曰：「範師之言，吾命懸於賊庭必矣！」

建中初，關播為給事中尉。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掌，為弊頗久，因播議，用士人知之，謂之「掌庫」。

興元中，有知馬者曰李幼清，暇日常取適於馬肆。有致悍馬於肆者，結鎖交絡其頭，二力士以木耒支其頤，三四輩執抓而從之，馬氣色如將噬，有不可馭之狀。幼清逼而察之，訊於主者，且曰：「馬之惡，無不具也。將貨焉，唯其所酬耳。」幼清以二萬易之，馬主尚慚其多。既而聚觀者數百輩，訝幼清之決也。幼清曰：「此馬氣色駿異，體骨德度非凡馬。是必主者不知馬，俾雜駑輩槽棧，陷敗狼藉，刷滌不時，芻秣不適，　虎嚙蹂奮，蹇破唐突，誌性郁塞，終不可久，無所顧賴，發而為狂躁，則無不為也。」既晡，觀者少間。乃別市一新絡頭。幼清自持，徐徐而前，語之曰：「爾材性不為人知，吾為汝易是鎖，結雜穢之物。」馬弭耳引首。幼清自負其知，乃湯沐翦飾，別其皂棧，異其芻秣。數日而神氣一小變，逾月而大變。誌性如君子，步驟如俊乂，嘶如龍，顧如鳳，乃天下之駿乘也。

嗣曹王皐有巧思，精於器用。為荊州節度使，有羈旅士，持二羯鼓棬謁皐。皐見棬曰：「此至寶也！」指鋼勻之狀，賓佐皆莫曉。皐曰：「諸公未必信。」命取食枰，自選其極平者，遂量重二棬於枰心，油註棬中，滿不浸漏，其吻合無際。皐曰：「此必開元中供禦棬，不然，無以至此。」問其所自，客曰：「某先人在黔中，得於高力士之家。」眾服其識。賓府潛問客：「宜償幾何？」答曰：「不過二百五緡。」及遺財帛器物，其直果稱焉。張敦素《夷堅錄》云：「宗正卿李琬善羯鼓，有士子以雙鐵棬賣之，還二十緡，其人怏怏，琬復資之。客有怪其厚價，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，以二棬重重安盤中，灌水其中，曾無泄漏。琬曰：『至精所至，其貴在茲。』」某案：南卓郎中《羯鼓錄》但雲李卿妙於羯鼓，不言有得棬事，則敦素之記非耶？

宋沆為太常丞，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，補之者又乖律呂。忽因於光宅佛寺侍漏，聞塔上鐸聲，傾聽久之。朝回，復止寺舍，問寺主僧曰：「上人塔上鐸，皆知所自乎？」曰：「不能知之。」曰：「某聞有一是近制。某請一人循鈴索歷扣以辯之，可乎？」初，僧難，後許。乃扣而辯焉。寺眾即言：「往往無風自搖，洋洋有聲，非此也耶？」沆曰：「是也。必因祠祭考本縣鐘而應也。」因求摘取而觀之，曰：「此姑洗編鐘耳。」且請獨綴於僧庭。歸太常，令樂人與僧同臨之；約其時彼扣本樂懸，此果應之，遂購而獲。又曾送客至通化門，逢度支運乘。駐馬俄頃，忽草草揖客別，乃隨乘至左藏門，認一鈴，

亦言編鐘也。他人但見鎔鑄獨工，不與眾者埒，莫知其餘。及配懸，音形皆合其度，異乎！

貞元中，張茂宗尚義章公主，贈鄭國公主，謚為貞穆，有司擇日策命。唐已來，公主即有追封者，未有加謚者，公主追謚，自此始也。

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，始以竇文場為左神策護中尉，霍仙鳴為右神策護中尉；某月，又以張尚進為神武中護軍，左右辟仗使之始也。

貞元中，賈全為杭州，於西湖造亭，為「賈公亭」，未五六十年廢。(案：卷五一條：杭州房琯為鹽官令，於縣內鑿池構亭，曰「房公亭」，後廢。全與此條相類，當是編輯者以賈全事誤作房琯，而王讜采據各書，遂兩著之。今無可參校，亦姑並存)

貞元中，郎中史牟為榷鹽使。有表生二人自鄜來謁，其母仍使子賫一青鹽枕以奉牟，牟封枕付庫，杖殺二表生。

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，便令赴上。疾驅，請客至府，已列筵矣。或問：「何速？」吏曰：「兩市日有禮席，舉鐺釜而取之，故三、五百人之饌，常可立辦。」

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。西省故事：閣老改官，則詞頭送以次舍人。是時呂渭草敕，皐憂恐，問曰：「仆有何命？」渭不告，皐劫之曰：「與公俱左降。」乃告之。皐又欲訴宰相，渭執之，奪其靴笏，靴笏至午後三刻乃止。

德宗復京師，賜勛臣第宅妓樂。李令為首，渾侍中次之。

馬司徒面斥李懷光，德宗正色曰：「惟卿不合斥人。」惶恐而退。李令聞之，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凶逆，因此李、馬不平。

李令常為制將，至西川，與張延賞有隙。及延賞作相，二勛臣在朝，德宗嘗令韓晉公和解。宴樂則宰臣盡在，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，恩賜酒饌，相望於路。

張、李二家，日出無音樂之聲，金吾必奏。俄頃，有中使來，問：「大臣今日何不舉樂？」

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，以夾練囊緘茶末，使步以進。又發軍食，嘗自負米一石登舟，大將以下皆運。一日之中，積載數萬斛。後大修石頭五城，召補迎駕子弟，時論疑之。

張鳳翔鎰聞難，盡出所有衣服，並其家鈿釵枕鏡，列於小廳，將獻行在。俄頃，後院火起，妻女出，而鎰從判官田承竇得出，匿村舍中，數日稍定。會鎰家知之，走告軍中，計議迎鎰，遂遇害。

德宗幸奉天，朱泚自率兵至於城下。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，性甚機巧，教泚造攻城雲梯，其高九十餘尺，上施板屋樓櫓，可以下瞰城中。渾中令、李司徒奏曰：「賊鋒既盛，雲梯又壯。縱之，恐不能禦；及其尚遠，請以銳兵挫之。」遂出師五千，束縕居後，約戰酣而燎。風逆，不能舉火，二公酹酒祝之，詞氣慷慨，千百其勇。須臾，風回，舉火縱之，鼓噪而進，梯遂蕩盡。德宗禦城樓以觀，眾呼萬歲。

朱泚陷京師，天子幸梁洋，喬琳侍從。至盩南谷口，奏德宗曰：「臣為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。」上甚喜，惜其去，不能阻，乃聽之。至仙遊不逾月，入京師持杯乞吝。人有布施者，琳戲之曰：「尚有常施。」後反為泚作吏部尚書，知選事。有選人通官，云「不穩便」。又戲云：「只公此選得穩便否？」泚敗，上親點逆人簿，至琳。上曰：「與卿平昔分深，盩屋相舍，甚欲赦卿，其如法何？持杯判官選，言猶在耳。當時戲談時，朕於爾時惶惶也。」左右喝琳付法。

李相國揆，以進士調集在京師，聞宣平坊王生善筮，往問之。王每以錢五百決一局，而來者甚多，自辰及酉，有未筮而空返者。揆持一縑晨往，生為之開卦，曰：「君非文字之選乎？當河南道一尉。」揆負才與門籍，不宜為此，頗忿而去。生曰：「君無怏怏，自此數月，當拜左拾遺。前事固不準也。」揆怒未解。生曰：「若事驗後，一過我。」揆以書判不中第，補汴州陳留尉。以生之言有徵，復詣之。生於幾下取一卷書以授之，曰：「君除拾遺，可視此書；不爾，當有大咎。」得而藏之。既至陳留，時采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，留假府職。會郡有事，須上請，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，乃請行。關中郡府上書，姓李皆先謁宗正璆。適遇上尊號，璆請為表三通，以次上之。明皇召璆曰：「百官上表，無如卿者。」璆頓首謝曰：「此非臣所為，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。」乃召揆。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。子弟聞召，且未敢出，及知上意，欲以推擇，遂出。既見，命宰臣試文詞。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：其一曰《紫絲盛露囊賦》，二曰《答吐蕃書》，三曰《代南越獻白孔雀表》。既封，請曰：「前二首無所恨，後一首或有所疑，

願得詳之。」乃許塗八字旁註。翌日，授左拾遺。旬余，乃發王生書，三篇皆在其中，而塗註者亦如之。遽往宣平裏訪王生，不復見矣。

德宗時，楊炎、盧杞為宰相，皆奸邪用事，樹立朋黨，以至天子播遷，宗社幾覆。德宗懲輔相之失，自是除拜命令，不專委於中書。凡奏擬用人，十阻其七。貞元以後，宰相備位而已。每擇官，再三審覆，事多中輟。貞元三年八月，中書省無舍人，每有詔敕，宰相追他官為之。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，以上艱於選用，乃上疏論之。

盧杞除虢州刺史，有奏「虢州有官豬數千，常為人患。」德宗曰：「可移沙苑。」杞對曰：「同州豈非陛下百姓？為患一也。臣謂無用之物，與人食之為便。」循宗嘆曰：「卿理虢州，而憂他郡百姓，宰相才也！」由是有意作相。

裴延齡恃恩輕躁，班列懼之，惟顧少連不避延齡。嘗畫一雕，群鳥噪之，以獻。上知眾怒，益信之，而竟不大用。

相國竇參之敗，給事中竇申配流。德宗曰：「吾聞申欲至人家，則鵲喜。」遂賜死。

參貞元壬申三月，居光福裏第，月夜閑步中庭，有寵妾上清者曰：「今欲啟事。郎須到堂前，方敢言。」竇亟上堂，上清曰：「庭樹上有人，請為避之。」竇公曰：「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，有人在庭樹上，吾死之將至。具奏與不奏，皆受禍，必竄死於道路。汝輩流中不可多得，身死破家，汝定為宮婢。聖君如顧問，當為我辭。」上清泣曰：「誠如是，死生以之。」竇公下階，大呼：「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，能全老夫性命，敢不厚報！」其人遂下，乃衣綠服者，曰：「家有大喪，貧甚，不辦葬禮。伏知相公推心濟物，所以卜夜而來。」參曰：「某罄所有，當封絹千匹而已，方具修家廟貲，今以為贈。」其人曰：「請左右賚所賜絹，擲於墻外，某於街中俟之。」參依其言。翌日，執金吾先奏之。德宗怒曰：「卿交通節將，蓄養俠刺。位崇臺鼎，更欲何求！」參頓首曰：「臣起自布衣小才，官已至貴，皆陛下獎拔，實不因人。今不幸至此，乃仇人所為爾！」中使下殿，宣「卿且歸私第，候進止。」越月，貶郴州別駕。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，觀察使上聞。德宗曰：「交通節度將，信而有徵。」乃流參於驩州，以籍其家。未達流所，詔賜自盡。上清果隸掖庭。後數年，善應對，能煎茶，在帝左右。德宗曰：「宮內人數不少，汝最了事。從何得至此？」上清對曰：「妾本故宰相竇參女奴。竇參家破填宮，得侍上。」德宗曰：「竇某罪不止養俠刺，亦甚有贓汙，前納官銀器至多。」上清流泣而言曰：「竇參自御史丞，歷度支、戶部、鹽鐵三使，至宰相，首尾六年，月

入數十萬。前後非時賞賜甚厚。乃者郴州所送納官贓物，皆是恩賜。當部錄日，妾在郴州，親見州縣希贊意旨，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，誣為贓物。乞陛下驗之。」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，覆其刻處，皆如上清言。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，上清曰：「本實無。此悉是陸贄陷害，使人為之。」德宗怒陸曰：「者獠奴！我脫卻伊綠衫便與紫著，又常喚伊作陸九。我任使竇參，方稱意次，須教我枉殺卻。及至權入伊手，其為軟弱，甚於泥團。」乃下詔雪參。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，恣行媒孽，竟受譴不回。後上清特敕度為道士，終嫁為金忠義妻。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，不敢說，故此事絕無人知。

裴佶常話：少時姑夫為朝官，有清望。佶至其居，會退朝，浩嘆曰：「崔昭何人，眾口稱美！此必行貨賂者也。如此，安得不亂？」言未訖，門者報曰：「壽州崔使君候。」姑夫怒，呵門者，將鞭之。良久，束帶強出。須臾，命茶甚急，又命饌，又令秣馬飯仆。佶曰：「前何倨，後何恭？」及入門，有喜色，揖佶而曰：「憩外舍。」未下階，出懷中一紙，乃贈官紇千匹。

李司徒勉為開封縣尉，特善捕賊。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，乃潛納人賄，俾公知之。公召告吏卒曰：「有納其賄者，我皆知之。任公等自陳首，不得過三日，過則舁櫬相見。」其納賄不良故逾限，而忻然自賫其櫬。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，令不良入，命取釘釘之，送汴河訖。乃請見廉使，廉使嘆賞久之。後公為大梁節度使，人問公曰：「今有官人如此，如何待之？」公曰：「即打腿。」

盧舍人群、盧給事宏正相友善。群清瘦古淡，未嘗言朝市；宏正魁梧富貴，未嘗言山水。群日飲高臥，制詔多就宅草之；宏正未嘗在假告，有賓客皆就省相見。一日雪中，群在假，宏正將欲入省，因過群。群方道服，於南垣茅亭望山雪，促命延入，群曰：「盧六盧六！曾莫顧我，何也？」宏正曰：「月限向滿，家食相仍，且詣宰府，以求外任。」群曰：「奔走權門，所不忍視，臘酒一壺，能共醉否？」宏正曰：「切欲詣省。」群又呼侍兒曰：「盧六待去，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，我與給事公對食。」宏正曰：「不可，今旦犯冷，已買血蒜羹餐矣！」

劉太真為《陳少遊行狀》，比之齊桓、晉文，時議喧騰。後坐貢院用情，追責前事，貶信州刺史。

韋太尉之在西川，凡軍士將有婚嫁，則以熟錦衣給其夫，以銀泥衣給其妻，又各給錢一萬，死喪稱是。精訓練，待之如敬客。極其聚斂，軍府浸盛，而民困矣！晚年終至劉辟

之亂，天下譏之。

劉辟初有心疾，人自外至，輒辟而吞之。同府崔佐特碩大，辟據地而吞，背裂血流。獨盧文若至不吞，故後自惑。

國子司業韋聿者，皐之兄也。朝中以為戲弄。或言九宮休咎，聿曰：「我家白方常在西南，二十年矣！」

權相為舍人，以門望自處，常戲同僚曰：「未嘗以科第為資。」鄭雲逵謔曰：「更有一人。」遽問：「誰？」答曰：「韋聿。」滿座皆笑。

汴州相國寺，言佛像有流汗。劉元佐遽命駕，自持金帛以施。日中，其妻亦至。明日，復起齋場。由是將吏商賈，奔走道路，如恐不及。因令官為簿書，以籍所入。十日，乃閉寺門，曰：「汗止矣！」所得蓋鉅萬，計以贍軍。

崔膺性狂，張建封愛其文，引為客，隨建封行營。夜中大叫驚軍，軍士皆怒，欲食其肉，建封藏之。明日置宴，監軍曰：「某與尚書約，彼此不得相違。」建封曰：「唯。」監軍曰：「某有請，請崔膺。」建封曰：「如約。」逡巡，建封又曰：「某有請，亦請崔膺。」坐中皆笑，乃得免。

李實為司農卿，督責官租。蕭祐居喪，輸不及期，實怒，召至，租車亦至，得不罪。會有賜與，當謝狀，秉筆者有故未至，實乃曰：「召衣齊衰者。」祐至，立為草狀，實大喜，延英面薦。德宗令問喪期，屈指以待。及釋服日，以處士拜拾遺。祐有文學，喜書畫，好彈琴，其拔擢乃偶然耳。

鄭雲逵與王彥伯鄰，嘗有客求醫，誤造雲逵，診曰：「熱風。」客又請藥方，雲逵曰：「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。」客驚而去。自是京城目乖宜者為「熱風」。

王仲舒為郎中，與馬逢友善。每責逢曰：「貧不可堪，何不求碑誌相救？」逢笑曰：「適見人家走馬呼醫，立可得也。」

許尚書孟容與宋濟為布衣交。及許知舉，宋不中第。放榜後，許自愧，累請人致意，兼令門生就見，宋乃謁許。深謝之。因置酒，酣，乃曰：「某今年為國家取卿相。」時有

姚嗣及第，數日卒。乃起慰許曰：「邦國不幸，姚令公薨謝。」

鄭昉性通脫，與諸甥侄談笑無間。曾被飄瓦所擊，頭血淋漓，兩玉簪俱碎。家人惶遽來視，外甥王某在後至，曰：「二十舅，今日頭璧俱碎。」昉大叫曰：「我不痛！」裹傷命酒，酣飲盡興。

顧況從辟，與府公相失，揖出幕，況曰：「某夢口與鼻爭高下。口曰：『我談今古是非，爾何能居我上？』鼻曰：『飲食非我不能辯。』眼謂鼻曰：『我近鑒豪端，遠察天際；惟我當先。』又謂眉曰：『爾有何功，居我上？』眉曰：『我雖無用，亦如世有賓客，何益主人？無即不成禮儀；若無眉，成何面目？』」府公悟其譏，待之如初。又舊說：顧況與韋夏卿飲酒，時金氣已殘，夏卿請席徵秋後意，或曰「寒蟬鳴」，或曰「班姬扇」，而況云「馬尾」，眾哂之，曰：「此非在秋後乎？」

郎中故事：吏部郎中二廳，先南曹，次廢置。刑部分兩賦，其制尚矣。

舊說：吏部為「南省舍人」，考功、度支為「振行」，比部得廊下食，以飯。從者號曰「比盤」。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「都公」，省中語曰：「後行祠、屯，不博中行都門；中行刑部，不博前行駕、庫。」

故事：度支郎中判入，員外判出，侍郎總統，押案而已。乾元已後始為使額。

郎官當直，發敕為重。水部員外劉約直宿，會河內系囚配流嶺表，夜發敕符，直宿令史又不更事，惟下嶺表，不下河北。旬月後，本州聞後，約遂出官。

貞元末，有郎官四人，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，省中謔為「四君子」。

郎士元詩句清絕輕薄，好為劇語，每云：「郭令公不入琴，馬鎮西不入茶，田承嗣不入朝。」馬知此，語之曰：「郎中言燧不入茶，請左顧為設也。」即依期而往。時豪家食次，起羊肉一斤，層布於巨胡餅，隔中以椒豉，潤以酥，入爐迫之，候肉半熟食之，呼為「古樓子」。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佇，士元至，馬喉乾如窯，即命急烹茶，各啜二十餘甌。士元已老，虛冷腹脹，屢辭，馬輒曰：「『馬鎮西不入茶』，何遽辭也？」如此又七甌。士元固辭而起，及馬，氣液俱下。因病數旬，馬乃遺絹二百匹。

貞元初，穆寧為和州刺史，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列侍寧前。時穆家法最峻，寧命諸子直饌，稍不如意，則杖之。諸子至直日，必探求珍異，羅列鼎俎，或不中意，未嘗免笞箠。一日給事直饌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，曰：「白肥而脩瘠相滋，其宜乎？」遂試以白裹脩改進，寧果再飯。宛陵諸季視之，喜形於色，曰：「非惟免笞，兼當受賞。」寧飯訖，曰：「今日誰直？可與杖俱來。有此佳味，奚進之晚？」

竇應中，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東都，敬事卜者葫蘆生，言吉凶多中，往來甚頻。一日，入門甚嘆惋，庭芝問之，曰：「君家大禍將至，舉族恐無遺類。」庭芝惶恐，問所以避之者。云：「非遇黃中君、鬼谷子，不可救。然黃中君難見，但見鬼谷子，當無患矣。」具說形貌服飾，令浹旬求之。於是竇與兄弟群從，洎妻子奴仆，曉夕求訪於洛下。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，騎驢入洛，至中橋南，遇大尹避道，驢驚逸而走，徑入庭芝所居，與仆者共造其門。值車馬將出，忽見鄴侯，皆驚視之。俄有人出云：「此是分司竇員外宅，所失驢收在馬廄，請客入座，員外嘗願修謁。」如此者數四。不獲已，就其第。庭芝出，降階而拜，延接殷勤，遂至信宿。至於妻孥，咸備家人之禮。數日告去，贈送甚厚，但云：「貴達之日，願以一家為托。」鄴侯居於河清，信使旁午於道。(原註：庭芝初與鄴侯相值，葫蘆生遽至其家，云：「既遇此人，無復憂矣！」)及朱泚之亂，庭芝方為陝府觀察，德宗幸奉天，遂降；賊平，德宗首命誅之。鄴侯自南嶽徵回，因第賊臣罪狀，請庭芝減死。上不許，云：「卿以為寧王姻黨乎？」(原註：庭芝姊為寧王妃)鄴侯具白以舊事，上乃原其罪。鄴侯始奏，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，與庭芝雲符合。德宗曰：「黃中君，蓋我也；謂卿為鬼谷子，何也？」(原註或云：李氏之先君靈城，在清谷前、濁谷後，恐以此言之)

竇相易直，幼時名秘。家貧，就業田里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，而人不知。一日，忽風雪暴至，學童皆不果歸，宿於漏屋下。天寒，爭近火，唯竇相寢於榻。夜深方覺，叟撫公令起，曰：「竇秘，君後為人臣，貴壽之極，勉自愛也！」及德宗幸奉天，易直方舉進士，亦隨駕西行。乘一蹇驢至開遠門，路險，門將闔，公懼勢不可進，聞一人叱驢，兼箠其後，得疾馳而出。顧見一黑衣卒呼曰：「秀才！他日莫忘閻倩。」及拜相，訪得其子，提挈累至大官。

趙璟、盧邁二相，皆吉州旅客，人人呼趙七、盧三。趙相自微而著，蓋為是姚廣女婿。姚與獨孤問俗善，因托之，得作湖南判官，累授官至監察。蕭復相代問俗為潭州，有人又薦於蕭，蕭留為判官，至侍御史。蕭入，主留務，有美聲，聞於德宗，遂兼中丞，為湖南廉使。及李泌入相，不知之，俄而除替。璟既罷任，遂入京。李玄素知璟湖南政事

多善，意甚慕之。璟閑居慕靜，深巷杜門不出，玄素訪之甚頻。玄素乃是泌相之徒弟也，原因其相訪，引玄素於青龍寺，謂之曰：「趙璟亦自有官職，誓不敢怨他人也。非偶然耳，蓋得於日者焉。」遂同訪之，問玄素年命，謂之曰：「公亦富貴人也。」玄素因自負，亦不言於泌相兄也。德宗忽記得璟，賜拜給事中。泌相不測其由。會有和戎使事，出新相關播為大使，張薦、張式為判官，泌因乃奏璟為副使。未至西蕃，右丞有闕，宰相上名，德宗曰：「趙璟堪為此官。」進拜右丞。不數月，遷尚書左丞平章事，五年，薨於位。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。

苗晉卿困於科舉。一年，似得復落。春時，攜酒乘驢出都門，藉草而眠。既覺，有老父坐於旁，因以余杯飲之。老父愧謝曰：「郎君縈悒耶？要知前事乎？」晉卿曰：「某應舉已久，有一第乎？」曰：「大有事，但問之。」苗曰：「某久窮，羨一郡，寧可及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「廉察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乘酒，遂曰：「將相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怒而不信，因揚言曰：「將相更向上，天子也？」老父曰：「真者不得，假者即得。」苗以為怪誕，揖之而去。後果為將相。及德宗崩，攝冢宰三日。

司空曾為楊丞相炎判官，故盧新州見忌，欲出之。公見桑道茂，道茂曰：「年內出官。」官名遺忘。福壽果然。

盧華州，予之堂舅氏也。嘗於元載宅門，見一人頻至其門，上下瞻顧。盧疑其人，乃邀以歸，且問「元相何如」？曰：「新相將出，舊者須去。吾已見新相矣，一人緋，一人紫；一人街西住，一人街東住：皆慘服也。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。」不經旬日，王、元二相下獄。德宗以劉晏為門下，楊炎為中書，外皆傳說必定，疑其言不中。時國舅吳湊見王、元事訖，因賀德宗而啟之，曰：「新相欲用誰人？」德宗曰：「劉、楊。」湊不語。上曰：「五舅意如何？言之無妨。」吳曰：「二人俱曾用也，行當可見。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？」上曰：「為誰？」吳乃奏常袞及某乙。翌日並用，拜二人為相，以代王、元，果如其說。緋紫、短小，街之東西，無不驗者。

桑道茂之門有一嫗，無所知，大開卜肆。自桑而卜回者，必曰：「嫗於桑門賣卜，必有異也。」筮畢必來覆之。桑言休，則嫗言咎；桑言咎，則嫗言休。厥後中否，嫗、桑各半。

長安風俗：貞元侈於遊宴，其後或侈於書法、圖畫，或侈於博奕，或侈於卜咒，或侈於服食，各有自也。

順宗時，五坊鷹犬恣橫，州縣不能制。多於民間張罝罘，或有誤傷一鳥雀者，必多得金帛乃止，時謂「供奉鳥雀」。

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，旦夕有騰超之勢。知一僧有術數，寓直日邀至省。方欲問命，報韋秀才在門外，不得已見之，令僧坐簾下。韋獻卷已，略省之，意色頗倦。韋覺告去，僧籲嘆良久，曰：「某欲言，員外心不愜，如何？員外後遷，乃本曹郎中也。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。」禹錫大怒，揖出之。不旬日，貶官。韋乃處厚相，二十餘年，在中書。禹錫轉為屯田郎中。

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。拜相日，出外舍，一見《州郡圖》，遲回不敢看。良久，臨起誤視，乃《崖州圖》。後竟貶於此。

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，嘗乘驢入皇城，上天津橋。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。有二老人傍橋柱立，相語云：「蔡州用兵日久，徵發正困於人，未知何時得平定？」忽睹裴公，驚愕而退。有仆攜書囊後行，相去稍遠，聞老人云：「適憂蔡州未平，須待此人為將。」既歸，其仆白之，裴曰：「見我龍鐘，相戲爾！」其秋東府鄉薦，明年登第。及為相，請討伐淮西，遂平。後守洛時，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。

裴中令應舉，詣葫蘆生問命。未之許，謂無科級之分。試日，排高上門，人馬擁並。見一婦人，類賈客之妻，從女奴皆衣服鮮潔，挈一合，以紫帕封。女奴力倦，置於門闌，門辟，失婦人所在，合復在闌傍，公以衫裾衛之，意為他人所購，冀其主復至。舉人悉集，公獨在門，日晏終不去。久之，婦人方悲號，公詰其冤抑，以狀答曰：「夫犯刑憲，其案已圓在朝夕。某家素豐，蓄一寶帶，會有能救護者，與數萬緡，至羅錦，悉不取，唯須此帶。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送，忽失所在，吾夫不免矣！」公識其主，即以予之。婦人再拜，泣謝而去。試不及，免罷一舉。他日復訪葫蘆生，生見公，驚曰：「君非去年相遇者耶？君將來及第，兼位極人臣，蓋近有陰德。」

裴晉公為盜所傷，隸人王義扞刃死之，乃自為文以祭之，厚給妻孥。是歲進士為《王義傳》者甚眾。

皇甫湜氣貌剛質，性褊直。為尚書郎，乘酒使氣，忤同列；及醒，不自適，求分務洛都。值洛中仍歲乏食，正郎滯曹不遷，俸甚微，困悴甚。嘗因積雪，門無轍跡，廚突無煙。

裴晉公保厘洛宅，人有以為言者，由是辟為留府從事，公常優容之。先是，公討淮西日，恩賜鉅萬，貯於集賢私第。公素奉佛，因盡舍所得，再修福先寺。既成，將請白居易為碑。湜曰：「近舍湜而遠征白，信獲戾於門下矣！」公曰：「初不敢以仰煩，慮為大手筆見拒，是所願也。」因請鬥酒而歸，獨飲其半，乘醉揮毫，立就。又明日，挈本以獻。文思高古，字復怪僻、公尋繹久之，嘆曰：「木玄虛、郭景純、《江》、《海》之流也！」(原註：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，洛中人家往往有本)命小將以車馬繒彩器玩約千餘緡酬之。湜省書，擲於地，面叱小將曰：「寄謝侍中，何相待之薄也！湜之文，非常流之文也，曾與顧況為《集序》外，未嘗造次許人者；請制此碑，蓋受恩深厚耳，其詞約三千餘字，每字三匹絹，更減五分錢不得。」小校具以白，公笑曰：「真不羈之才。」立遣依數酬之(原註：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，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。後寺之老僧曰師約者，細為人說，其數亦同)。自居守府及湜裏第，輦負相屬，洛人聚觀之。湜褊急之性，獨異於人。嘗為蜂螫手指，因大躁忿，命奴仆及里中小兒，箕斂蜂窠，以厚價購之。頃之，聚於庭，則命以砧臼絞取其汁，以塗所痛。又其子松，嘗錄詩數首，字小誤，大罵躍呼，取杖不及，齒嚙其臂，血流及肘。

李汧公鎮宣武，好琴書。自造琴，取新舊桐材扣之，合律者裁而膠綴。所蓄二琴殊絕，其名「響泉」、「韻磬」者也。性不喜俗間聲音，有二寵奴，號秀奴、七七，善琴箏與歌，時遣奏之。有撰琴譜。兵部員外郎約，汧公之子也。以近屬宰相子，而有德量，多材藝，不邇聲色，善接引人物，而不好俗談。晨起，草裹頭，對客蹙容，便過一日。多蓄古器，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，擊之清越。養一猿，名山公，常與相隨。嘗月夜獨泛江，登金山，擊鐵鼓琴，猿必嘯和。高陸令趙儉夫人韋氏，即兵部之姨妹也。說汧公徐夫人生二子；中年於徐夫人小乖，及兵部生，情好復初，而君於諸子中寶愛懸隔。在官所俸祿，付與從子，一不問數，唯給奉崔氏、元氏二孀姊。元氏亦有美行，祭酒華陰公為之傳。君初至金陵，於李儉坐，屢贊招隱寺之美。一日，錡宴於寺中，明日謂君曰：「十郎常誇招隱寺，昨遊宴細看，何殊州中？」君笑曰：「某所賞者疏野耳！若遠山將翠幕遮，古松用彩物裹，腥膻涴鹿踣泉，音樂亂山鳥聲，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。」錡大笑。性又嗜茶，能自煎，曰：「茶須緩火炙，活火煎。」活火，謂炭火之有焰者也。客至不限甌數，竟日執茶器不倦。嘗奉使行至陝州石硤縣東，愛渠水，留旬日，忘發。

李錡之擒也，侍婢一人隨之，裂帛自書管攉之功，言為張子良所賣。教侍婢曰：「結之於帶。吾若從容奏對，當為宰相，揚、益節度；不得，受極刑矣。我死，汝必入禁中。上問汝，當以此進。」及錡伏法，京師大霧，三日不解。憲宗得帛書，頗疑其冤，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，敕京兆收葬。

孝明鄭太后，潤州人也，本姓爾朱氏。相者言其當生天子。李錡據浙西反，納之。錡誅後，入掖庭，為郭太后侍兒。憲宗皇帝幸之，生宣宗，即位，尊為太后。懿宗立，尊為太皇太后。又七年崩，以郭太后配饗，出祭別廟。

段相文昌，少寓江陵，甚貧窶。每聽曾口寺齋鐘動，詣寺求食，寺僧厭之，乃齋後扣鐘，冀其來不逮食。後登臺輔，出鎮荊南，題詩曰：「曾遇閣梨飯後鐘。」文昌晚貴，以金連花盆盛水濯足，徐相商以書規之。文昌曰：「人生幾何，要酬平生不足也！」(原註：或曰，此詩是王相播事)

文昌少孤，寓居廣陵之瓜洲，家貧力學。夏月訪親知於城中，不遇，饑甚，於路中拾得一錢，道旁買瓜，置於袖中。至一宅，門闐然，入其廄內，以瓜就馬槽破之。方啗次，老仆聞擊槽聲，躍出，責以擅入廄；驚懼，棄之而出。鎮淮海，常對賓客說之。在中書廳事，地衣皆錦繡，諸公多撤去，而文昌每令整飭。方踐履。同列或勸之，文昌曰：「吾非不知，常恨少貧太甚，聊以自慰爾。」

元和中，有老卒推倒《平淮西碑》，官司針其項，又以枷擊守獄者。憲宗怒，命縛來殺之。既至京，上曰：「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？」卒曰：「乞一言而死。碑文中有不了語，又擊殺陛下獄卒，所願於聞奏。文中美裴度，不還李愬功，是以不平。」上命釋縛賜酒食，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別撰。案：愬妻入訴禁中，乃命段文昌撰文，其時碑尚未立，安得推倒？

於襄陽云：「今之方面，權勝於列國諸侯遠矣。且頤押一字，轉牒天下，皆供給承稟；列國止於我疆而已，不亦勝乎！」

於司空以樂曲有《想夫憐》，其名不雅，將改之，客笑曰：「南朝相府曾有瑞蓮，故歌曰『相府蓮』，自是後人語訛。」乃不改。古解題曰：「《相府蓮》者，王儉為南齊相，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，時人以入儉府為入蓮花池，謂如紅蓮映綠水，今號『蓮幕』者自儉始。其後語訛為《想夫憐》，亦名之醜爾。」又有《簇拍相府蓮》，《樂苑》曰：「《想夫憐》，羽調曲也。」白居易詩曰：「玉管朱弦莫急催，客廳歌送十分杯；長愛夫憐第二句，倩君重唱夕陽開。」王維右丞詞云「秦川一半夕陽開」是也。「夜聞鄰婦泣，切切有餘哀。即問緣何事，征人戰未回。」《簇拍相府蓮》：「莫以今時寵，寧忘舊日恩。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」「閨燭無人影，羅屏有夢魂。近來音耗絕，終日望應

門。」

衛侍郎次公在吏部，避嫌，宗從皆不註擬。有從於申甫，自江淮來調選，因告主吏曰：「但得官，便出城。即可矣。」遂館申甫於別第。未幾，撥江南令，將出城，為次公老仆所遇，不得已，見次公。次公詰其由，申甫以實對。次公曰：「今年所註，不省有汝姓名。」驗其簽名，則次公署之也，乃召主吏，貸其罪以問之。吏曰：「凡所取押，皆冒。」次公嘆曰：「某慮不及此！」遂遣赴官。

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鎮歸京，親情有以選事求囑，智興固不肯應。選人懇請，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。吏部印尾狀云：「選人名銜謹領訖。」智興曰：「不知侍中亦有用處。」

崔相群之鎮徐州，嘗以《焦氏易林》自筮，遇《乾》之《大畜》，其繇曰：「曲束法書，藏在蘭臺。雖遭亂潰，獨不遇災。」及經王智興之變，果除秘書監。

元和十五年，太常少卿李建知舉，放進士二十九人。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。肩吾寒進。為嘏瞽一目，曲江宴賦詩，肩吾云：「去古成叚，著蟲為蝦。二十九人及第，五十七眼看花。」

裴坦為職方郎中、知制誥，裴相休以坦非才，不稱，力拒之，不能得。命既行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。故事：謝畢便於本院上事，宰臣送之，施一榻壓角坐，而坦巡謁執政，至休多輸感激。休曰：「此乃首臺謬選，非休力也。」立命肩輿便出，不與之坐。兩閣老吏云：「自有中書，未有此事。」人為坦恥之。至坦知貢舉，擢休子宏上第，時人稱欲蓋而彰。

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。坦知舉，虛白就試，因投詩曰：「三十年前此夜中，一般燈燭一般風。不知人世能多許，猶著麻衣待至公。」坦感之，與及第。

安邑李相公吉甫，初自省郎為信州刺史。時吳武陵郎中，貴溪人也，將欲赴舉，以哀情告州牧；贈布帛數端。吳以輕鮮，以書讓焉。其詞唐突，不存桑梓之分，並卻其禮，李公不悅，妻諫曰：「小兒方求成人，何得與舉子相忤？」遂與米二百斛，李公果憾之。元和二年，崔侍郎邠重知貢舉，酷搜江湖之士。初春，將放二十七人及第，持名來呈相府。才見首座李公，公問；「吳武陵及第否？」主司恐是舊知，遽言及第，其榜尚在懷袖。忽報中使宣口敕，且揖禮部從容，遂註武陵姓字呈李公，公謂曰：「吳武陵至粗人，

何以當科第？」禮部曰：「吳武陵德行未聞，文筆乃堪扌采錄。名已上榜，不可卻也。」相府不能移，唯唯而從之。吳君不附國庠，名第在於榜末。是日，既集省門，謂同年曰：「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榜也。」觀者皆訝焉。

永寧王二十、光福王八二相，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。安邑薨於位，一王素服受慰；一王則不然，中有變色，是誰過歟？又曰：「李安邑之為淮海也，樹置裴光德，及去則除授不同。」李再入相，對憲宗曰：「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，不勝憤憤。」聖顏赧然。翌日，罷李丞相蕃為太子詹事，蓋與節是蕃之謀也。又論：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，數日，罷光德為太子賓客；主饋運者，裴之所除也。劉禹錫曰：「宰相皆用此勢，自公孫弘始，而增穩妙焉。但看其《傳》，當自知之。蕭曹之時，未有斯作。」

劉禹錫守連州，替高霞寓，後入為羽林將軍(案《唐書．高霞寓傳》：霞寓由歸州刺史，入為右衛大將軍，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，疑有脫誤)。自京附書，曰：「以承眷，輒請自代矣。」公曰：「感。然有一話：曾有老嫗山行，見一獸，如大蟲，羸然跬步而不進，若傷其足者。嫗因即之，而虎舉前足以示嫗，嫗看之，乃有芒刺在掌下，因為拔之。俄而奮迅闞吼，別嫗而去，似愧其恩者。及歸，翌日，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，日無闕焉。嫗登垣視之，乃前傷虎也，因為親族具言其事，而心異之。一旦，忽擲一死人，血肉狼藉，乃被村人凶者呵捕，云『殺人」。嫗具說其由，始得釋縛。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，曰：『感則感矣。叩頭大王，已後更莫拋人來也！』」

劉禹錫曰：「史氏所貴著作起居註，橐筆於螭首之下，人君言動皆書之，君臣啟沃皆記之，後付史氏記之，故事也。今起居惟寫除目，著作局可張雀羅，不亦倒置乎？」

劉禹錫曰：「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，有好騎者必蓄好馬，曰好瑟者必善彈。皆好而別之，不必富貴而亦獲之。」韋絢曰：「蔡邕焦尾，王戎牙籌，若不酷好，豈可得哉！」

劉禹錫云：「韓十八愈直是太輕簿。謂李二十六程曰：『某與丞相崔大群同年往還，直是聰明過人。』李曰：『何處是過人者？』韓曰：『共愈往還二十餘年，不曾過愈論著文章，此是敏慧過人也。』」

韓十八初貶之制，席十八舍人為之詞，曰：「早登科第，亦有聲名。」席既物故，友人曰：「席無令子弟，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吃耶？」韓曰：「席十八吃不潔太遲。」人問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出語不是當。」蓋忿其責詞云「亦有聲名」耳。

韓退之有二妾，一曰絳桃，一曰柳枝，皆能歌舞。初使王庭湊，至壽陽驛，絕句云：「風光欲動別長安，春半邊城特地寒；不見園花兼巷柳，馬頭惟有月團團。」蓋有所屬也。柳枝後逾垣遁去，家人追獲。及鎮州初歸，詩曰：「別來楊柳街頭樹，擺弄春風只欲飛。還有小園桃李在，留花不放待郎歸。」自是，專寵絳桃矣。

元和中，郎吏數人，省中縱酒話平生，各言愛尚及憎怕者。或言愛圖畫及博奕，或怕妄與。工部員外汝南周願獨云：「愛宣州觀察使，怕大蟲。」

初，百官早朝，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，宰相則於光宅車坊，以避風雨。元和初，始置待漏院。

元和末，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。自是楊於陵任尚書，其子侄兄弟分曹者，亦有數人。

沙陀本突厥余種。元和中，三千人歸順，隸京西，節度使範希朝主之。弓馬雄勇，冠於諸蕃。

進士何儒亮，自外方至京師，將謁從叔，誤造郎中趙需宅。自雲同房。會冬，需欲家宴，揮霍之際，既是同房，便入宴。姑姊妹盡在列，儒亮饌徹徐出，細察，乃何氏子，需笑而遣之。某按：此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尚書。相與鄰居時，俱侍御史，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，自江淮來，投刺於贊，誤造何侍御第。何，武臣也，以需進士，稱猶子謁之，大喜，因召入宅。不數日，值元日，骨肉皆在坐，文哲因謂需曰：「侄之名宜改之。且『何需』，似涉戲於姓也。」需乃以本氏告，文哲大愧，乃厚遣之而促去。需之孫頊，前國學明經；文哲侄孫繼，為杭之戎吏，皆說之相符，而並無儒亮之說。《國史補》所記乃誤耶？

西蜀官妓曰薛濤者，辯慧知詩。嘗有黎州刺史(原註：失姓名)作《千字文令》，帶禽魚鳥獸，乃曰：「有虞陶唐。」坐客忍笑不罰。至薛濤云：「佐時阿衡。」其人謂語中無魚鳥，請罰。薛笑曰：「『衡』字尚有小魚子；使君『有虞陶唐』，都無一魚。」賓客大笑，刺史初不知覺。

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，以詩道著名，時號「元白」。其集內有詩說元相公云：「相看掩

淚應無說，離別傷心事豈知？想得咸陽原上樹，已抽三丈白楊枝。」洎自撰墓誌，雲與劉夢得為詩友，殊不言元相公，時人疑其隙終也。

李賀為韓文公所知，名聞搢紳。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，亦善詩，願與賀交。詣賀，賀還刺，曰：「明經及第，何事看李賀？」元恨之。制策登科。及為禮部郎中，因議賀父名晉肅，不合應進士，竟以輕薄為眾所排。文公惜之，為著《諱辯》，竟不能上。

長慶初，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，分判南曹，吏人不便。旬日出為東都留守。自是選曹成狀，常亦速畢。

山甫以石留黃濟人嗜欲，多暴死者。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錄以神之。長慶二年，卒於余幹。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：山甫老病而死速朽，無少異於人者。

令狐楚鎮東平，綯侍行。嘗送親郊外逆旅中。時久旱，綯因問民間疾苦。有老父曰：「天旱，盜賊且起。」復曰：「今風不鳴條，雨不破塊。」綯以相反詰之，答曰：「自某日不雨，至於是月，豈非不破塊乎？賦稅徵迫，販妻鬻子，不給；繼以桑枝，豈非不鳴條乎？」鎮州王庭湊始生，嘗有鳩數十隻，朝集庭樹，暮集檐下，里人駱德播異之。及長，駢協，善《陰符經》、《鬼谷子》。初仕軍中，曾使河陽，道中被酒，寢於路傍。忽有一人，荷策而過，熟視之，曰：「貴當列土，非常人也！」從者告之。庭湊馳數里追及，致敬而問。自云：「濟源駱山人也。向見君鼻中之氣，左如龍，右如虎；龍虎交王，應在今秋。(原註：一云：「吾相人未有如此者。」)子孫相繼，滿一百年。」又云：「家之庭合有大樹，樹及於堂，是其兆也。」是年，庭湊為三軍所立。歸省別墅，而庭樹婆娑，陰已合矣。

田令既為王庭湊所害，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，與之發哀，授魏博之節。布乃盡出妓樂，捨鷹犬，哭曰：「吾不回矣！」次魏郊三十里，跣行被髮而入。後知力不可執，密為遺表，伏劍而死。

長慶中，京城婦人首飾，有以金碧珠翠；笄櫛步搖，無不具美，謂之「百不知」。婦人去眉，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，謂之「血暈妝」。

寶歷中，敬宗皇帝欲幸驪山，時諫者至多，上意不決。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，叩頭諫曰：「昔周幽王幸驪山，為戎所殺；秦始皇葬驪山，國亡；明皇帝宮驪山，而祿山亂；

先皇帝幸驪山，而享年不長。」帝曰：「驪山若此之凶耶？我宜往以驗彼言。」後數日，自驪山回，語親幸曰：「叩頭者之言，安足信哉！」

文宗在藩邸，好讀書。王邸無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史記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論語》；雖有，少成部帙。宮中內官，得《周易》一部，密獻。上即位後，捧以隨輦。及朝廷無事，覽書目，間取書便殿讀之。乃詔兵部尚書王起、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，中書舍人柳公權為侍讀學士。每有疑義，召學士入便殿，顧問討論，率以為常，時謂「三侍學士」，恩寵異等。於是，康佐進《春秋列國經傳》六十卷，上善之，問康佐曰：「吳人伐越，獲俘以為閽，使守舟；余祭觀舟，閽以戈殺之。閽是何人？殺吳子復是何人？」康佐遲疑久之，對曰：「《春秋》義奧，臣窮究未精，不敢遽解。」上笑而釋卷。

藍田縣尉直宏文館柳珪，擢為右拾遺、宏文直學士，給事中蕭仿、鄭裔綽駁還制，曰：「陛下懸爵位，本待賢良；今命澆浮，恐非懲勸。柳珪居家不稟義方，奉國豈盡忠節？」刑部尚書柳仲郢，詣東上閤門進表，稱「子珪才器庸劣，不當玷居諫垣；若誣以不孝，即非其實。」太子少師柳公權亦訟侵毀之枉。上令免珪官，家居修省。貞元、元和已來，士林家禮法，推韓滉、韓皐、柳公綽、柳仲郢，一旦子稱不孝，為士嘆之。

韋溫遷右丞。文宗時，姚勖按大獄，帝以為能，擢職方員外郎。溫上言：「郎官清選，不可賞能吏。」帝問故，楊嗣復對曰：「勖名臣後，治行無疵。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，他日孰肯當劇事者？此衰晉風，不可以法。」

太和三年，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溫造淩供奉官事：「今月四日，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，造怒不回避，遂擒李虞仲祗奉人，笞其背者。臣等謹按國朝故事：供奉官街中，除宰相外，無所回避。」

陳夷行，字周道。文宗時，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，右拾遺李洵直當衙論奏。鄭覃、楊嗣復嫌以細故，謂洵直近名。夷行曰：「諫官當衙，正須論宰相得失，彼賤工安足言？然亦不可置不用。」帝即徙璋。

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。鎮宣武，有士人遇於中道，不避，乃為前騶所拘。紳命鞫之，乃宗室也，答款曰：「勤政樓前，尚容緩步；開封橋上，不許徐行。汴州豈大於帝都？尚書未尊於天子。」公覽之，失色，使逸去。

武翊黃，府送為解頭，及第為狀頭，宏詞為敕頭，時謂「武三頭」，冠於一時。後惑於朡嬖薛荔，苦其冢婦盧氏。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，而眾論不容，終至流竄。

王并州璠，自河南尹拜右丞相。除目才到，少尹侯繼有宴，以書邀之。王判後云：「新命雖聞，舊銜尚在，遽為招命，堪入《笑林》。」洛中以為口實。故事：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。雖除官，亦當俟正敕也。

王沐，王涯之再從弟也。家於江南，老且窮。以涯作相，騎驢至京師，三十日始得見涯，所望不過一簿尉耳。而涯見其潦倒，無推引意。太和九年秋，沐幹涯之嬖奴，導以所欲，涯始一召，許以微官處之。自是旦夕造涯。及涯誅，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，沐方在涯宅，以王氏之宗同坐。

舒守謙即元輿之宗，十年居元輿舍，未嘗一日有間。至於車服飲饌，亦無異等。元輿謂之從子，取明經及第，歷秘書郎。及持相印，許列清曹命之。無何，忽以非過怒守謙，朔旦伏謁，皆不得見，僮仆皆拒之。守謙乃辭往江南，元輿亦不問。翌日，出長安，咨嗟自失，行及昭應，聞元輿之禍(原註：時宰相收捕，家族不問親疏皆戮)。論者以王、舒福禍之異，皆若分定焉。

鄭註以方術進，舉引朋黨，薦《周易》博士李訓，召入內署，為侍講《周易》學士。敏捷有口辯，涉獵五經，言及《左氏》，以探上意。上幸蓬萊殿閱書，召訓問曰：「康佐所進《春秋列國經傳》，朕覽之久矣。戰國時事，歷歷明白。朕曾問康佐：吳人伐越，獲俘以為閽，殺吳子余祭。康佐云『窮究未精』，卿謂如何？」訓曰：「吳人伐越獲俘，俘即罪人，如今之所謂生口也。不殺，下蠶室肉刑，古謂之閽寺，即今之中使也。吳子是國君長。余祭，名也。使中使主守舟楫，余祭往觀之，為中使所殺。」上嗟嘆。訓曰：「君不近刑臣，近刑臣即輕死之道也。吳子遠賢良，親刑臣，而有斯禍。魯史書之，以垂鑒戒。」上曰：「左右密近刑臣多矣，余祭之禍，安得不慮？」訓曰：「陛下睿聖，留意於未萌。若欲去泰去甚，臣願遵聖算。累聖知之而不能遠，惡之而不能去，睿旨如此，天下幸甚！」時鄭註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，乃與訓斥逐賢良，陰篡奸蠹，遂有甘露之事。

太和初，京師有輕薄徒，取貢士姓名，以義理編飾為詞，號為「舉人露布」。九年冬，就戮者多是儒士。

李瓚，故相宗閔之子。自桂州失守，貶昭州司戶，後量移衛州刺史；給事中柳韜疏之，復貶。韜始與瓚相善，瓚先達而棄韜。瓚既重為所貶，性強躁，憤且死。鄭舍人穀之父，瓚座主也，乃為書曰：「與穀，受恩；未穀，極苦。」累十點，筆落而卒。

李司徒程善謔。為夏口日，有客辭焉，相留住三兩日，客曰：「業已行矣，舟船已在漢口。」曰：「此漢口不足信。」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，居守誤收頭子，糾者罰之，司徒曰：「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，又何辭焉？」飲家謂重四為堂印，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。又與石話服食，云：「汝服鐘乳否？」曰：「近服，甚覺得力。」司徒曰：「吾一不得乳力。」蓋譏其作相日，無急難之效也。又嘗於街西遊宴，貪在博局，時已昏黑，從者疊報云：「鼓動。」司徒應聲曰：「靴！靴！」其意謔鼓動似受慰之聲，以吊客「靴」、「靴」答之，連聲索靴，言欲速去也。又在夏口時，官園納苧頭而余者分給將校，其主將報之，軍將謝苧頭，司徒手拍頭云：「著他了也。」然後傳語：「此苧頭不必謝也！」

徐晦嗜酒，沈傳師善餐。楊嗣復云：「徐家肺，沈家脾，其安穩耶？」

杜悰通貴日久，門下有術士李生者，甚異。驚任四川節度，馬植罷黔中，方赴闕，李一見，謂悰曰：「受相公恩久，思以報答。今有所報矣！黔中馬中丞，非常人也，相公當厚遇之。」悰未之信。他日，又謂悰曰：「相公將有禍，非馬中丞不能救，乞厚結之。」悰始驚，乃用其言，發日，厚幣贈之；乃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，為生之費無闕焉。尋除光祿卿，報狀至蜀，悰謂李曰：「貴人赴闕作光祿勛矣。」李曰：「姑待之。」稍進大理卿，遷刑部侍郎，充鹽鐵使，悰始信之。未幾拜相。懿安皇太后崩。悰，懿安子婿也。忽內榜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，植諭旨，延英力營救。植素能回上意，事遂止。

杜邠公悰嘗與同列言，平生不稱意有三：其一為澧州刺史；其二貶司農卿；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，舟次瞿塘遇風，侍者驚廢，渴甚，自潑茶飲。後鎮荊南，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，相國未嘗拯濟，節臘一無沾遺，有乘肩輿至府門詬罵者，亦不省問。所蒞方鎮，不理獄訟。在鳳翔洎西川，系囚無輕重，任其殍殕。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，乃成都具獄案牘也。

歐陽琳父衮，亦中進士。琳與弟玭同在場屋，苦其貧匱，每詣先達，刺輒同幅，時人稱之。杜邠公在岐下，以子裔休同年謁之。悰嘗以事怪琳，客或有為琳釋解者，且言「琳，

衰之子」。悰不答，久之，曰：「某自淮南赴闕，舟次龜山，風不可進。因策杖登岸徐步。適見一僧，方修道，前曰：『雪山和尚弟子教化。』某謂之曰：『何言弟子，饒你和尚也。』」

開成中，有龍復本者，無目，善聽揣骨，言休咎；象簡、竹笏，以手循之，必知官祿年壽。宋邿補闕有時名，搢紳靡不傾屬，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官，同日詣之，授以所持笏。復本聽蕭笏良久，置於案上，曰：「宰相笏。」次至宋笏，曰：「長官笏。」邿不樂。月餘，同列於中書，候見宰相。時李衛公方秉政。未見間，佇立談謔。頃之，丞相出。宋以手板障面，笑未已。李公目之，謂左右曰：「宋補闕笑某何事？」聞者為憂之，數日，出為河清縣令，歲余死。其後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，頃之，為宰相。

文宗時，有沙門能改塔。履險若平。換塔杪一柱，人以為神。上聞之曰：「塔固當人功所建，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？」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。

盧尚書宏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。一日，衢州早出，尚書問「有何除改」？答曰：「無大除改，唯皮遐叔蜀中刺史。」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，謂是宗人，曰：「我彌當家沒處得『盧皮遐』來。」衢州為辯之，皆大笑。